

通俗小說

雷峯塔白蛇傳

受盡苦難，白素貞成仙上西天

中秋節夜裏的那一頓賞月酒，終於使許仙回心轉意，夫妻又和好如初了。冷落了很久的白素貞房間裏，又聽到這一對夫婦的歡笑聲了。

白素貞因為心情愉快，裁製孩子衣服的工作，做得更起勁了。她拖着那個大肚子，整天地忙。而且，她已算出她肚子裏的那個孩子，是一個男孩子。她做好了七套男孩子穿的衣服，預備給生下來的兒子夠穿到七歲時。她決定一到孩子滿月，就要離開人世，重回天堂去，

因爲，這樁報恩大事，到那時就算功德圓滿，就有資格參加到神仙的行列裏去，永遠過着快樂的日子了。

孩子很順利的生了下來，果真是一個白胖的男孩子。許仙抱在手裏，仔細地看了看孩子的面貌，很高興的向白素貞說，這孩子的一對眼睛，長得很像妳。

「真的嗎？我看他這張小嘴兒，長大了一定很會說話，這倒像你呢！」白素貞靠在牀頭的欄杆上，這樣打趣他。

就在同一天的同一個時辰，許仙的姊姊也生產了，恰巧生下來的是個女孩子，這一男一女，將來長大就是一對夫婦。白素貞對於孩子的媳婦已有了着落，一滿月就要離開孩子，當然也就安心了。

不過，白素貞在分娩以後，她又掐算起陰陽來。算來算去，滿月那天的午時三刻，她將有個大難關，而且，造成這個難關的主要人物，就是她的丈夫許仙！

果然，她的死對頭癩蝦蟆精法海和尚，就在她孩子滿月的前兩天，趕到杭州來了，住在一所小廟兒裏。

法海當然是公報私仇。這次他要指責白素貞的罪名，是水淹金山，害死了千千萬萬的生靈。這個指責，在別人看來是不公允的，因為引誘許仙上山做和尚的，還是他自己，許仙不去做和尚，白素貞也不會水淹金山的。

不過，理由是跟着他的法力走的。法海有本領，就有收拾白素貞的正當理由。而且，他還要許仙親手去收拾他的太太。

他先托了一個夢給許仙。在這夢裏，他叫一個夢神，變作一條大白蛇，向許仙猛撲了過來，差一點兒就把許仙給吞了下去。結果，許仙就被這場惡夢嚇醒了。但是，許仙還是不把這惡夢，當做一回事，翻了個身，又睡著了。

可是，這一天夜裏，許仙接二連三做着這種惡夢。第二天，他就迷迷糊糊，整天精神恍惚，一想起這場惡夢，就坐臥不安，但是，他又不能不準備酒席，因為再過一天，親友鄰居們，就要來吃滿月酒了。

終於到了孩子滿月的日子，一起床，白素貞就注意着許仙的行動，不許他離開身旁一步。一直到上午已時，許仙始終坐在房裏陪着他的太太，所以，平安無事。

可是，剛一交了午時，許氏的丫頭秀琴就來請許仙了，因為，對門金家要贖回一件抵押的東西，當初是許他經手的，所以非他去不可。

白素貞看看離關已臨頭，一不小心，就會跌進陷坑裏去，所以，她不肯放許仙出去。可是，聽秀琴一說，人家正在等着許仙，非去不可，她也鬆弛下來，放許仙出去了。在許仙臨走時，她還是千叮萬囑，要許仙速去速回。

許仙辦好了事情，正要回到店裏來，法海由對面走過來了。他一看見許仙就這樣問：「你還記得前天夜裏所作的夢嗎？今天我來就是要收伏那個妖精！」

許仙當然不會答應，兩個人就爭辯起來。

幾個來賀喜的客人，一看見他們在爭吵，就問是怎麼回事。許仙說：「這和尚說我的妻子是一個白蛇精，要捉走她。」大家一聽，就哄吵着要打死這個瘋和尚。

「我這裏有個小鉢盂，請許施主拿到他妻子的房裏去，如果，不能收伏她，你們打死我，我也不覺得冤枉。」法海拿出一個小小的鉢盂來給大家看。

「好，就拿進去試試看，如果，她是妖精，你就捉走了她也好；要是許施主的太太不是

妖怪，那我們就來收拾你這個和尚。」一個上了年紀的人，提出了這個主張。許仙聽了，只好把那個小鉢盂拿到他太太房間裏去。

白素貞正在那裏梳頭，聽見了許仙走進來的腳步聲，非常高興，因為她認為許仙的確很聽話，馬上就回來了。

可是，她抬起頭來，一看看到許仙手裏的那個鉢盂時，就「不好了！」一聲大叫，一個跟頭栽倒在地下，那個鉢盂，就從許仙手裏，「嘶！」的一聲，飛了出去，不偏不斜，正好扣在她的頭頂上！

這時候，只見她滿臉大汗，全身苦痛得震顫着，連屋子裏的牀鋪箱櫥等，都被震動得「格格！」作響。她那對小腳，就好像兩根嫩藕，連續不停的敲着樓板。

「相公，你真狠心！」白素貞發出微弱的怨恨聲。

「親戚鄰舍……勸我拿這小鉢盂進來的……現在……我看你這樣，也在心痛……。」許仙說着，就伸手想把那鉢盂拿下來。可是，那鉢盂像在白素貞頭上生下了根一樣，動也不能動！



「我怕的是你會上當，所以，在午時以前，不肯放你出去。唉！生死有命，儘管提高警覺，還是逃不過的！」白素貞喘着氣，說到這裏，停了一下。

「我誠然是白蛇化身，但已經得道，不會害人的，可是，你的恩我不報，我是成不了仙的。本來，我也預定在今晚離開這裏，回到天上去，把我報恩的事實，向金母娘娘報告，之後，我就可以正式成仙了。想不到，法海公報私仇，我還得要受一番折磨！」

白素貞正說到這裏，小青從廚房走上樓來，踏進房門一看，立刻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她瞪着兩顆烏黑的眼珠子，豎起兩道娥眉，指着許仙大罵道：

「一定是你這沒良心的許仙，下了毒手，我先來吃掉你吧！」小青就變成一條大青蛇，張開嘴巴，露出雪白的牙齒，恨不得一口就要吞下許仙去。

許仙差一點兒就嚇昏了過去。

「青青，」白素貞撫了摸那青蛇的頭說：「他儘管沒有良心，總是我的丈夫啊，而且，今天的事情，跟水淹金山寺也有關係。現在，我替你想，還是趕緊回山去好好修煉。只要好好修行，總可以長生不老，享受清福的，那你就走吧！」白素貞說到這裏，那條青蛇就向房

門外爬去。白素貞又急忙抓住牠的尾巴說

「青青，你決不是法海的對手，不要去惹他，還是趁早走妳的路吧！」

青蛇聽了白素貞的話，點了點頭，立刻化成一道青光，飄向北文山黑風洞去練她的拿手武器飛刀，決心要替白素貞報仇。

許仙的姐姐一知道了這個驚人的消息，就慌忙地跑了來。可是，白素貞早已變成一條小白蛇，蟄伏在鉢盂裏，一看見許氏的面，立刻流下眼淚來。

許氏看不見白素貞，就問許仙，弟婦到那裏去了？許仙指了指地下的小鉢盂，又指了指鉢盂裏那條小白蛇說：「她是白蛇精，現在，顯了原形了！」

「那裏來的這小鉢盂？」許氏望着鉢盂問，眼淚已經流得滿臉都是。

「是一個叫做法海的和尚，叫我拿了進來的！」許仙說話的聲音，低得幾乎叫人聽不清楚。

「你這狠心的人！」許氏狠狠的咬了許仙一口。

「哎呀，咬得我好痛呀！」許仙痛得跳了起來。

「你也知道疼呀！我問你，那法海禿賊，現在在那裏？」

「就在店門口。」許仙只好實說。

「走，跟我找他去。」許氏掉轉身就走。

許仙帶着他姊姊，到了店門口，許氏指着法海痛罵，向他要回她的弟婦。法海說了許多好話，並說明她的弟婦，實在是一個白蛇精，她還是不依不饒，指着法海的臉大罵：

「你看見我弟婦，樣子長得好看，就用了邪術，想把她帶走，怕人家罵你，就造謠言，說她是妖精來哄人！」

法海被逼得沒有辦法，只好這樣回答：「你們一起跟我走，到西湖雷峯塔下，我把她放出來，她到底是人還是妖精，你們去問她。」

許仙姊弟等，就跟着法海，一起到西湖雷峯塔下，法海說聲：「各位請看！」把鉢盂倒轉過來，望地下一倒，一道白光就直冒了出來，一轉眼間，那白光在空中一晃，就看見白素貞坐在草地上。

許氏一看到她，就跑上幾步，意思是要拉她回去。白素貞掉着眼淚，不住的搖頭，只要

求許氏以後好好照顧她的孩子。她邊說，等她的罪受滿了，就可以重回西天，過她的神仙生活，要許氏不必爲她難過。

她的話才說完，法海就抓起鉢盂，在地下畫了一個圈，喊聲：「快開！」雷峯塔下的地面上，立刻裂開了一條縫兒。白素貞眼淚汪汪的望了望丈夫和姑奶奶，就跳進了那條裂縫裏去！

許仙哭着，也要跟着跳進那裂縫裏去，法海就一把拉住他說：「你和白素貞，還有一次見面的機會！再過幾年，咱們也有見面的機會。」

法海說完，地下的那道裂縫兒，就看不見了。法海也不聲不響地走了。

節東方出版社版「白蛇傳」

雷峯塔白蛇傳全史目錄

- | | | | |
|------|---------|---------|----|
| 第一回 | 謀生計蛟容託弟 | 思塵界白蛇下凡 | 一 |
| 第二回 | 遊西湖喜逢二美 | 配姑蘇獲罪三千 | 三 |
| 第三回 | 吳員外見書保友 | 白娘娘旅店成親 | 七 |
| 第四回 | 白娘娘呂廟開法 | 許漢文驚蛇損命 | 一〇 |
| 第五回 | 冒百險瑤池盜丹 | 決雙胎府堂醫症 | 一二 |
| 第六回 | 惡醫生設計賽寶 | 慈太守懷情擬經 | 一六 |
| 第七回 | 白娘娘鎮江賣藥 | 癡漢文長街認姦 | 一八 |
| 第八回 | 染相思徐乾求計 | 施妙法白氏脫身 | 二二 |
| 第九回 | 遊金山法海示妖 | 許仙藏身金山寺 | 二四 |
| 第十回 | 淹金山僧妖開法 | 斷橋會兩怪敘情 | 二五 |
| 第十一回 | 怒狠狠茅道下山 | 喜孜孜文星降世 | 二八 |
| 第十二回 | 法海師率佛收妖 | 觀世音化道活病 | 三〇 |
| 第十三回 | 標皇榜名震金街 | 結花燭一家完聚 | 三三 |

雷峯塔白蛇傳全史

第一回 謀生計姣容託弟 思塵界白蛇下凡

話說元朝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有一書生姓許名仙表字漢文父親許穎號南溪經商爲業母陳氏漢文生纔五歲時二親染病相繼去世留下少許家業虧他有一胞姊名喚姣容嫁與本城李公甫爲妻公甫在錢塘縣當一縣役家資稍厚自漢文父母亡後姣容即將漢文留在家中撫養光陰迅速日月如梭漢文不覺長成一十六歲生得眉清目秀豐神俊英公甫與姣容十分愛他一日公甫因衙門無事閑坐忽思漢文年已長成須找一件事業與他去做那時便對姣容說道汝弟從幼在我們家中今已長成須找一件技藝與他去做不可虛度光陰姣容道妾的父母早年去世舍弟幼年多蒙官人撫養照顧今幸長成官人若周全他妾身不勝感激公甫道賢妻不須憂心愚夫有個好女婿王名明字鳳山現今他在縣前大街口開藥材舖等我明早去見他將汝弟送在他舖中學習藥業便了姣容大喜一宿無話到得天明公甫梳洗已畢出門一直來到縣前王員外藥舖內員外笑面相迎同公甫入店分賓主坐定員外問道李兄今來到敝舖有何賜教公甫道好說員外因小弟有個妻舅名喚許仙字漢文爲人頗稱謹厚向在家中株守斗室意欲送到員外貴舖習學藥道俾供驅使不知員外肯容納否員外道小弟近因店中貨物頗多正在找一謹慎幫助之人今聞李兄所說真正湊巧之至公甫見員外應允忙起身稱謝作別出門回到家中將員外應允美意向許氏漢文細細說明兩人喜不勝言公甫就揀個吉日將漢文送過王家藥舖來臨行時許氏叮嚀幾句話兒到了店中員外接入敘坐公甫問道日前蒙員外盛情今日吉辰小弟伴妻舅前來望員外訓迪教誨將來若得稍有成成就做員外大恩沒齒不忘員外看見漢文人才出衆貌又超羣心中大喜答道令舅天姿俊逸將來必成大器小弟並藉光榮公甫即命漢文前來拜見員外員外答以半禮公甫辭別了員外出店回家對許氏道明不在話下道邊漢文在員外店中員外見他言詞伶俐作事周詳十分愛他比別人不同公甫亦時常來到店中看視點綴且說四川成都府西有一座清成山重岡疊嶺延陵千里自古道山高必有怪峻嶺能生妖道這山另有一洞名爲青風洞洞中

有一白母蛇精。在洞修煉。洞內奇花競秀。異草爭妍。景緻清幽。人跡不到。真乃修道之所。這蛇在此洞內修行。已有千八百餘年。並未毒害一人。因他修行年久。法術精高。自稱白氏。名曰珍珠娘。究竟是畜類。未成正果。一日在洞游玩。猛思浙江杭州。稱為藝華之邦。西湖壇名。虎邱馳勝。待我前去游玩一番。主意已定。遂將洞府封印。即駕雲頭昇在空中。那清片時光。景遙望杭州。不遠不防。這日却值北極真武大帝朝拜天關。駕回武當山。在雲中運開慧眼。忽見一段妖雲。從西而來。大帝喝道。何方孽畜。妄起妖雲。白蛇見是大帝。驚得魂飛魄散。忙跪正雲頭。開聲叫道。小畜乃是青成山青風洞。蛇精修行一千八百年。並不敢毒害生靈。至今未成正果。今要往南海求見觀音菩薩。叩問根由。不知聖帝駕臨。小畜有失。迴避。死罪死罪。大帝微笑道。你這孽畜。若果真心。要往南海。須當盟下誓願。方能放汝過去。白蛇遂即跪下。發誓道。小畜若有謊言。勿去南海。異日必遭雷峯塔下壓身。大帝見他盟誓。令隨駕神將記明。駕回仙山。白蛇見大帝已去。滿心歡喜。即駕雲到了杭州。按落雲頭。要找一點幽僻的園院安身。這杭州乃天下最繁華的地方。王侯宅剎。不計其數。而城東仇王府的花園。更是名勝。台榭瓊雲。勝于上苑。因年久無人居住。是座空園。那白蛇看見這園曠。心中大喜。遂即閃身進去。不料此園造邃甚深。內中已有一母青蛇精。在醉春樓中作巢。此蛇亦修行有百餘年。亦能飛騰變化。那日見白蛇進來。忙出來阻止道。何方怪物。擅敢進吾花園。不怕我的寶劍利害麼。白蛇笑道。小畜休得逞能。細聽吾言。吾乃青成山青風洞白蛇洞主是也。因在洞中修行一千八百年。未能成却正果。故此駕雲來游名山。尋訪仙道。今暫借此間花園安身。且你我俱是同道。何必嗔怒。這青蛇聽罷。喝道。此間乃我的仙府。你是外方野怪。何敢恃強。佔我花園。你若有力。敢共我戰上二合麼。白蛇微笑道。小畜你聽吾言。你要與我鬥法。我念你皆是一類。亦不傷你性命。但賭法力高者為主。低者為婢。何如。青蛇怒道。你有多大本領。敢誇大言。就將身旁一口寶劍。舉起。望白蛇臉上砍來。白蛇不慌不忙。把腰間雙口劍。拔起。劈面架住。戰不數合。白蛇本事果然高強。不知口中念些怎麼。喝聲疾。青蛇手中的寶劍。不知不覺。早被他收過去了。只剩得兩手空空。青蛇大驚。慌跪下口稱。娘娘休要動怒。小畜願作了環。服侍娘娘。乞饒一命。白蛇笑道。我不過哪施小術。服你之心而已。既願為婢。就罷了。豈肯害你性命。青蛇大喜。遂向白蛇拜了四拜。口稱。娘娘在上。婢子小青叩見。白蛇扶起。同進花園。自此二妖棲宿在此園中。主婢稱呼。再說漢文在王員外藥店。員外愛惜他如同父子。看看過了臘月。殘冬又屆。清明佳節。漢文坐在店中。看那路上紛紛。擔挑祭物。皆是去祭掃墳墓。漢文不覺觸動心懷。想道。自從父母去世之後。蒙姐夫教養。今已長成。從未曾到父母墳前省視。今值清

明休看人，人皆去祭掃墳墓，我不免哀過。員外明早前往父母墳上祭奠一番，稍盡人子之心。主意已定，即時入內，正值員外在廳閑坐，看見漢文進來，問道：「賢姪進來，有何事情？」漢文道：「啓上，員外得知小姪自幼失却父母，投靠姐夫家中，蒙姐夫教誨成人，每念奉養既虧，祭奠又缺，又值清明，小姪意欲明早往父母墳上祭奠，稍盡人子之道。未知員外允否？」員外笑道：「你要去父母祭掃墳墓，乃行孝之理，所當然。我豈有不允之理？」漢文大喜，謝別員外，仍往店中料理店務去了。那員外就叫家人王瑞前去買辦紙錢牲物，明早挑往墓上祭掃，不提。欲知漢文後事，請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遊西湖喜逢二美 配姑蘇獲罪三千

再說漢文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停當，王瑞挑了祭物，臨出門時，員外叮嚀祭了，就須回來，不可在外面耽擱。漢文應聲應得，一直出門，王瑞挑了，隨後往西湖城而來，到了墓所，王瑞將祭物擺列，漢文跪下，哭拜一番，祭奠已畢，將紙錢焚化。王瑞收拾祭物，二人一路回來。漢文心中忽想：「此去西湖不遠，乘此機會，前去遊玩一番，觀看景緻，豈不妙哉？」遂對王瑞道：「你將担先挑回去，找尋順道往姐夫家內探視姐姐，隨後就來。王瑞道：「官人須當早回，免員外在家盼望。」漢文說：「得。」王瑞將担先挑回去了。漢文遂望西湖而來，走了一程，到了江邊，搭船來到西湖，早見湖光蕩漾，延閣重樓，睇眴成集，雕檻珠窗，遊人往來紛紛不絕。漢文心中大喜，正在觀看之間，忽見兩個女子在橋上閑看景緻，漢文凝目看去，不覺魂魂飛蕩，你道這兩個女子生成如何？有詩爲證：

嫩霧低雲體態嬌，沉魚落雁號細腰。分明王嬙西施女，更勝江東大小喬。

兩女主僕打扮，而主者姿容尤勝。漢文此時猶似向火獅子一般，軟作一團，跟來跟去，依依不捨。看官你道這兩個女子是何等人家？原來就是仇王府花園裏的「青白二蛇精」。這日也來西湖遊玩，正是五百年前孽緣債相，遇二妖看見漢文，豐神秀美，態度英姿，亦斜波頻顧，以目送情。兩下正在留戀之際，忽然烏雲四合，風雨驟至，各自避雨，分散了。漢文心中難捨，想道：「可愛兩個姣娘，不知何處人家女子，可惜天宮降下這場大風雨，不得跟他前去細問實情。如今天色將晚，不如渡過錢塘，到姊夫家中歇宿，明早再來尋找便了。」此時也顧不得王員外在家懸望，不覺來到江邊，看見一隻小船泊住，就叫船家渡我過江。小生遂與你幾錢渡資，梢公見說，遂即將船搖到岸邊，接了漢文上船。方欲開船，忽聽岸上有女子聲音，叫聲搭船，漢文抬頭一看，正是西湖橋上遇見的「美貌兩個女子」，心中狂喜，忙叫船家岸。

上有兩個女子。要來搭船。快快將船傍岸。渡他過江。也好多趁些錢財。梢公見說。微笑將船靠到岸邊。小青扶住白氏下船。口稱小姐。慢些。白氏粧出狡態。假意含羞。坐在船邊。小青看見漢文。微微含笑。漢文忍不住開言問道。姐姐。你是何方人氏。高姓尊名。今來搭船。要往何處。小青微笑。應道。我小姐家錢塘人氏。家住雙茶巷。先老爺在日。曾做過關總制。只生小姐一人。老爺同夫人相繼亡。今日因為清明佳節。何小姐上山祭奠老爺夫人。回來順路。觀看西湖佳景。不期大雨。路上淤泥難行。因此特來搭船回家。請問相公高姓大名。乞道其詳。漢文答道。小生亦是錢塘人氏。姓許名仙。字漢文。今年十七歲。父母棄世。只有胞姊一人。嫁與本縣李家。家姐夫遇愛。送在懷青巷王家藥店安身。今日亦是祭掃父母墳墓。順便閑步西湖。不期天降大雨。路上難行。特來搭船。亦空回家。二人回答之間。不覺船已抵岸。大家上岸。取錢與了船家。梢公稱謝。取了錢。將船搖往柳陰樹下泊了。漢文見細雨霏霏。便自走上叫聲姐姐。小生帶來雨傘。一把借與姐姐。遮蓋小姐。回府免致打濕衣服。遂將傘交與小青。小青接過。道謝相公。但是雨尚未晴。怎好叫相公當頭冒雨。將傘借與我們遮雨。我們過意不去。漢文道。小姐金蓮短筭。行路艱難。我們男人行走很快。且此處離我姐夫家中不遠。故而無妨。小青道。多承相公盛情。我們感佩不盡。但恐小婢明日送傘。造府相公若不在府。怎生是好。漢文道。姐姐毋須送去。明日天明。小生到府來取。就是了。小青喜道。這相公主意不差。遂將住址細細說明。叫聲請了小青。左手執傘。右手扶了小姐。臨行之時。又把秋波頻盼。幾回。漢文的魂兒早被他們勾攝回去了。直望至二人去遠。方始回頭轉身。不表二妖回去。且說漢文心中着迷。一路走到姐夫家中。許氏看見問道。賢弟。今日怎得閑暇。回來。漢文道。姐姐。弟因今日清明佳節。裏過員外。上山祭奠父母。順路來請家姐姐。姐夫之安。許氏見說。喜道。足見賢弟孝心。你姐夫因衙門有事。清早出門去了。賢弟請坐。忙到廚下烹煮酒菜出來。排在廳上。姊弟同飲。談些事務。漢文並不提。起。這見女子搭船借傘之事。吃完晚飯。打發漢文入房去睡。漢文倒在床上。思想二美。一夜翻來覆去。再睡不着。此話。慢表。且說二妖回轉家中。白氏開言道。小青。你看今日許郎看見你我。依依不捨。明日一定要來討傘。我見他姿容。翻。言詞。溫存。是個情人。意欲與他成爲夫婦。只是他家道清寒。無錢使用。我們又無銀兩相贈。怎生是好。小青道。娘娘。主見與小婢。愚見相合。若是要贈他銀子。有何難哉。娘娘神通廣大。作起法來。何憂無銀可贈。一來。誇顯我們殷富。方。信。娘娘家小姐。二來。他又感激。豈不兩全其美。白氏聽說其喜道。小青說得有理。待我今夜作法。便到了夜來三更時候。白氏手執寶劍。步罡踏斗。口念真言。使召五方小鬼。五鬼聞召。卽刻齊來。跪下。口稱娘娘。有何法旨。白氏指道。

令你五方小鬼今夜交銀一千兩，違令治罪。五鬼領令退去。大家商議，即去錢塘縣庫內偷出庫銀一千兩，回來交與白氏。白氏收下，遂令五鬼散去，再說漢文那夜在他姐姐家中，一夜思想，二女寢不安枕，等不得天明，就扒起來梳洗。已畢，換了一套新鮮衣裳，瞞着姐姐，一直出門，問到雙茶巷，看見一個老兒，立在巷口。漢文向前問道：「老伯，這裏巷內有個白總制的府，未知在那裏？」老兒道：「老漢只曉得是雙茶巷，不曉得白府說完竟自去了。漢文無奈，只得走進巷來，抬頭一看，見有一座花閣，十分華美，正在觀看，忽見小青開門出來。漢文見是小青，心中甚喜，慌忙向前叫聲：「姐姐，小生來了。」小青笑着，連忙叫聲：「相公請進。」漢文遂即跨進園門。小青引至紫雲亭，上叫聲：「相公請坐。」等小婢入內報與我家小姐得知。漢文道：「姐姐休要驚動小姐，將傘取還。」小生回去，就是小公道。相公有所不知，昨晚我家小姐吩咐小婢說：「相公今日若來取傘，叫小婢報他得知，退親身出來面謝。」相公許漢文道：「豈敢勞動小姐，口裏雖說，身已坐下，巴不得白氏早些出來，早見一刻也是好的。」小育入內，不一刻，急開一陣香風，飄入肺腑。白氏輕移蓮步，步出廳堂。小青跟隨在後。漢文一見，慌忙起身施禮。白氏回了萬福，叫聲：「恩人請坐。」昨日若無恩人，貴傘相借，主婢幾乎不能回家。漢文道：「小可之物，何勞小姐過獎。」言罷，行禮坐定。小青捧上香茗，飲了。漢文起身稱謝，假意取傘，要回。白氏道：「難得恩人到此，豈有空腹輕回之理？」家廚小酌，不嫌簡陋。聊表寸心。漢文遞謝道：「擾過，鄙何以克當？」白氏道：「豈敢不一時小宵排上果品佳餚，筵席豐盛。」白氏推讓漢文上坐，自己坐棹側席相陪。小青在旁伺候，殷情斟酒，三杯後，白氏開言，叫聲：「恩人，先父白英官拜總制，先母王氏誥命夫人，並無兄弟，只生奴家一人，取名珍娘，不幸雙親相繼棄世，門無五鳳，奴非常幼弱，恐失身於匪類，日夜憂愁。昨因在山祭奠父母，途遇大雨，蒙恩人慨然借傘，足徵盛德。倘恩人不棄，蓬門陋質，自將爲醜，意欲奉侍左右，未知恩人肯俯允否？」漢文聽說，如得敕詔一般，假意推讓道：「小姐香閣貴體，官門芳姿，小生單寒下土，飄零一身，豈敢與小姐締結朱陳？」白氏笑說：「結親若論貴賤，乃世態之見。奴家自幼頑精風鑑，觀君氣宇，福澤正長，恩人不須推辭。」漢文道：「既承小姐美意，怎奈小生四壁蕭條，怎生是好？」白氏道：「不妨就叫小育，你去房中，銀箱內取紋銀兩錠出來，贈與官人小育領命，回身入內，取出白銀兩錠，放在桌上。白氏親手遞與漢文，說道：「官人帶回，可作婚禮之費。」漢文喜不勝言，起身接過，道：「感謝小姐雲天高情。」小生回去，央託姊夫姊姊前來，親便了。小生暫別，後會有期。白氏叮嚀道：「官人切不可辜負奴家一片真心。」漢文發誓道：「小生若稍有負心天地不容。」白氏大喜，遂令小育送了漢文出去，不表。且說漢文一路回家，滿心歡喜，到了姊夫家中，適值公甫昨夜值班看庫，失去庫銀一千兩。

被縣官打下二十大板，着他訪拿正犯。若無三日一比，回來與許氏說知。正在夫妻納悶，忽見漢文進來，面代喜容，笑道：「有一件美事，稟上姊夫與姊姊知道。」因昨在山祭奠回來，弟便閒步西湖玩景，忽然天降大雨，弟搭船回家，遇着兩個女子，一主一僕，同來搭船。弟細問其來由，船中了頭與弟說道：「他們居住雙茶巷，小姐芳齡今年十七歲，名喚珍珠，了頭名喚小青，渡船到岸之時，雨尚未止，弟將傘借與他們遮雨。今早弟去討傘，留弟小酌，更蒙小姐高情不棄，貧寒欲與弟結配。朱陳弟辭以貧乏，他又贈弟銀一百兩。今特回來，求姊夫與姊姊爲弟主婚，遂將銀子交許氏。公甫夫妻大喜，公甫乃接銀細看，認得火號是錢塘縣庫銀心中暗想：庫內失落銀兩，害我受賈天幸，此銀出現在此，就叫賢舅只嫌親事，乃天送來你，且在家坐坐，待我錢店兌換回來。」漢文道：「但請憑姊夫主意便了。」公甫將銀袖在手中，一直跑往縣堂跪下，稟道：「老爺庫內昨夜失落庫銀，有着落了，說完即將兩錠銀子交上，知縣接在手中一看，正是庫銀，就叫李升只兩錠銀子在那裏尋出，賊在何處？」公甫稟道：「老爺小役有個妻弟名喚許仙，從幼在小役家中，今早出門不知他在那裏與兩個女子訂下親事，那女子贈他此銀，他拿回家，叫小役代他兌換主婚。小役認得是庫銀，不敢隱瞞，騙先在家坐等，特來稟明。」知縣見說，即時出票，差壯役四名，立拘漢文，壯役領命如飛來到李家，蜂擁入內，漢文看見不知何事，方欲動問，早被壯役將鐵練項鎖，拿出門，拿到縣堂跪下。知縣看見漢文人品端正，似非匪類，內中必有緣故，便霽顏問道：「你便是許仙麼？」漢文應道：「小的正是。」知縣道：「你家在那裏？」漢文道：「今年多少年紀？」有父母兄弟麼？」會娶婚否？」兩錠銀子是那裏來的？」本縣台前從實供來，免受刑法。」漢文道：「小生家住本縣，今年十七歲，父母去世，並無兄弟，只有胞姊嫁與李公甫爲妻。小生自幼在姊夫家學業，並未娶妻，此銀是朋友相贈，望老爺裁奪。」知縣喝道：「胡說！朋友叫甚名字？」招來漢文心中想道：「他是千金小姐，我若招出真情，豈不玷辱他的門風？甯我受賈，豈可害他。」叫道：「青天老爺，這朋友是外方人，姓名小的忘記了。」知縣見說，不覺大怒，簽箭擲下，兩旁吆喝，將漢文拖翻在地，迎風重責四十板子，可憐漢文嫩白皮肉，打得兩腿鮮血淋漓，半响方醒，眼中流淚，叫道：「老爺冤枉！小人知縣罵道：死奴現有人出首在此，汝尙敢抵賴，不招漢文聽說，有人出首，心內驚慌，叫道：「老爺小人實遭冤枉，隨人出首，知縣便令公甫出來對證。」公甫出來，叫聲妻舅，你現親口對我言說，自家小姐贈你此銀，訂定婚姻，此銀是你交我主婚，因庫內失落庫銀，老爺責我追緝，若無三日一比，我認得此兩錠，乃是庫銀，無奈出首，非我無義，實比難當，我勸你早些認了，免受刑法。」漢文見公甫出證，面驚如土，想道：「小姐非小生無義，怕死貪生，怎奈姊夫見證，有口難辯，無奈只得招了。」遂將察

藍在西湖遇見小姐及借傘之事及到家贈銀一段緣由，細細供明。知縣吩咐書吏錄供說叫許仙本縣庫夫有一千兩，應該念錠。只此兩錠，尚有十八錠存在何處？漢文道：他止有贈小人二錠，其餘十八錠小人實不知情。知縣道：既然如此，本縣差人同你去捉此兩女，追出餘銀，免你之罪。遂即出票，差役八名同許仙去捉兩女。壯役領命飛出衙，不提再說。白氏自贈銀與漢文去後，放心不下，屈指一算，叫聲不好了。小青問道：姑娘何事？白氏道：我們不該贈許郎的銀子，此乃錢塘縣拿銀他姊夫現當縣役，若見此銀，許郎必定有禍。你快去打聽一番。小青領命即刻駕雲起在空中，果見漢文在縣堂受刑，被公甫作證，招出實情。又見知縣差人來拿小青，大驚急轉雲頭，來見白氏，細細說罷，沉吟半晌道：小青我們暫且避他，將庫銀留下與他們，免得許郎再受刑法。小青道：姑娘主意不差，不說兩妖躲避，再說兩差役到了雙茶巷，打進花園，各處搜尋，全無人影。只見十八錠銀子放在亭上，問了地方鄰右，都說此是王府花園，無人居住。園內常是妖怪出現，無人敢進。差人只取了銀子，帶了漢文到縣堂上，跪下稟道：小的們到仇王府花園捉拿女子，並無踪跡。只有十八錠銀子放在亭上，遂將銀交上。知縣將銀收入庫內，就叫漢文上前道：若論偷盜庫銀，罪應擬斬。姑念你年幼，被妖所害，本縣從輕擬你徒罪，發配蘇州。晉江驛便叫李升你帶他回家，候本縣辦文公甫頒令。將漢文帶回家中，許氏接着，眼淚紛紛，叫道：賢弟父母生你一人，被妖所害，幸姊夫認得庫銀，前去出首，不然若被妖精迷住，性命不保，但願你一路平安。三年回轉。二人正在悲傷，忽見王員外走來，看見漢文，漢文看見員外，更加悲痛。員外也流淚道：賢姪，我不料你有這場禍事，亦是命該如此。老漢幾兩薄意，送你路上費用。蘇州我有個結義兄弟，姓吳名人傑，在吳家巷也開藥材店，今修書一封與你帶去，他見我書，自然照顧你。漢文道：屢感員外大恩，沒齒不忘。遂寫書交與漢文，相辭而去。不一日上司發下牌文，限三日起身。知縣陞堂發批，差長班二名押解長班領漢文來到李家，弟抱頭大哭。公甫送出離城十里外，方別。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吳員外見書保友 白娘娘旅店成親

話說漢文同解役起身，望蘇州府而來。路上飢餐渴飲，夜宿朝行，不上一月到了蘇州。解役將文書投進吳縣，知縣接了文書，將漢文發在晉江驛，遂發批文，與解役回轉浙江不表。且說漢文到了驛中，參見驛丞安歇一夜，明早起來，即秤銀一兩，送與驛丞作茶儀。驛丞得了意思，心中歡喜，便不十分拘束。漢文遂取王員外的書出門，問到吳員外

酒店將書呈上，員外拆開一看，就請漢文入內，分賓主坐定。員外開言，叫聲仙官，今接鳳山義弟書信到此，叫老漢願自當照書中所言而行。漢文起身稱謝，員外留住便飯。漢文不敢推辭，座中員外便問始末情由。漢文一一詳告，員外不勝浩歎。席罷，員外入內取了白銀十兩，同漢文來到驛中，見通驛丞。員外道：「不瞞尊官說，此人是小老兒的表親。小老兒憐他幼年犯罪，欲求尊官除名，與我領回。這些薄意，望為笑納。」說罷，遂將手裏銀子送與驛丞。驛丞接過，忙點頭答應。員外寫了保狀一紙，呈於驛丞，就將漢文領回。自此漢文在員外藥店安身，依然學習藥道。不在話下。再表二妖當日用法，避開差人去後，方始回轉。園中白氏開言，叫道：「小青，我們與許郎訂下親事，因念他清貧，是我一時失於檢點，將庫銀贈他，害他受了一場官司。今又問罪姑蘇，天南地北，我的終身大事，豈不丟開去了？小青道：「娘，何須掛牽？既是許郎發配姑蘇，我們再到別處，怕沒有俊秀郎君。」白氏道：「小青，你有所不知，非是別處沒有俊秀郎君，一來我受他大恩，未報二來，既與他訂盟，豈有再嫁別人之理？且他受罪異鄉，亦是被我所害。我今意欲同你前去找他，你可先去打聽，看許郎現在蘇州何處，回來報我。」小青領命，即駕妖雲到了蘇州，打聽明白，掉回雲頭，不一刻到了花園，叫道：「恭喜娘，小婢奉命到蘇州，打聽許郎消息。現在園門內吳家巷，吳人僕員外舖裏寫，如今我們同去找他，豈不美哉。」白珍娘大喜。二妖駕起雲頭，不片刻光景，早到蘇州僻處，落下雲頭。二人來到吳家巷，看見漢文坐在店中，小青向前叫道：「許官人，抬頭一看，見白氏與小青，心內又驚又怒，罵道：「妖精，我與你前世無冤，今世無仇，害我公堂受刑，發到配此，你們又來找我嗎？」二妖被罵，滿面通紅。白氏開言，叫聲官人，只為當初錯許了你，義無更改，因念結髮之情，千里到此，誰知官人無情，反來喝罵。奴家若甚妖精，天下怕無有美貌郎君，何苦特地前來找你旁邊之人，聽見皆說漢文無情，裏面員外聽見人聲，忙走出來，看見兩個美貌女子，在店前與漢文爭論，遂向前叫道：「娘子，請進裏面，有話對老漢說明，何必在路中爭言不雅。」白氏見說，同小青進入廳內，口稱萬福。員外還禮，便叫院君出來，相陪敘禮。坐定，員外問道：「娘子貴府何處？尊名令尊，令堂在否？與仙官何親？今來敝店何事？與他爭論，乞道其詳。」白氏流淚道：「員外，院君在上，容奴細細稟明。浙江府錢塘縣人氏，先父白英，官拜總制，先母柳氏，託命夫人，並無兄弟，止生奴家一人，取名珍娘，今年十七歲了。頭小青，奴家命定雙親去世，因肩清明佳節，奴同小青上山祭掃，父母墳塋，遇雨，同許郎搭船，蒙他借傘遮雨，隔日他來取傘，會奴留他，便席席中，細詢他家譜世系，自恨女流，胸無見識，此時與他訂結，朱陳他姊夫李公甫，主婚，奴家因為憐他清寒不堪，贈他紋錦兩錠，以作婚費。因先父在日，掌理風憲，遺下錢糧銀錠，

不知縣庫失盜他姊夫冒認出首風打成招知縣出票要擊奴家多蒙鄰右報知無奈主婢二人躲避到外縣官捉拿無人將他發配到此奴因名節爲重死無他圖主婢千里至此只望夫婦團圓不料許郎薄倖不肯相認反疑奴家是妖是怪也罷他既不肯相認奴亦無顏回鄉不如尋個自盡遂立起來望階下擡去員外院君看見驚得魂飛魄散院君忙向前抱住員外勸道小姐毋須輕身此姻緣在老漢身上包管你夫妻團圓就命院君請小姐並丫環進內安息員外走出店來便叫漢文上前勸道你休錯認了他他是千金貴體爲你跋涉至此就將白氏的話一一述與漢文漢文見說半信半疑想他若果是妖怪難道別處沒有俊秀之人遠涉千里路途爲我到此必是夙緣且自己本慕白氏姿容心中有幾分動火員外見漢文不語不覺怒道你這等無情自家夫妻尚且如此我今店內用你不着漢文忙道員外不須動怒小姪從命就是了員外見允回嗔作喜叫聲仙官老漢勸你亦是好意叫你夫妻和合難道與老漢什麼相干員外遂即另找一所房屋搬些家器什物過去擇了黃道吉日院君親送白氏過來二人拜堂後同入香房即晚成親恩愛異常正是携手相邀入錦幃羅衣羞解如梅妃院君須憐惜未經慣瀉滴牡丹魂若飛

三朝已舉過來拜謝員外院君自此夫妻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宵連小宵亦有分潤春光不在話下再說吳員外一日因店無事心內忽想道我勸許仙夫妻和合也算一場美事如今他一家三口不比從前孤身必代他周旋賢姪我因今日無事代你打算你今三口之家非比從前若不尋些生理日間費用從何得來古道家有千貫不如日進千文我替你思量別樣生意難以獲利惟有藥材一道是你熟悉就此處開一家小小藥店亦可度日若缺少本錢老漢自當解囊相助漢文喜道屢蒙員外大恩大德小子將何答應員外道不過盡我一點之心耳何必言報說完起身相辭而去漢文送出門外轉身入內與白氏說知夫妻二人歡悅不表一夜無詞次日清晨起來員外差人送一百兩銀子過漢文喜歡忙即收入交與白氏就將門首改造停當揀個黃道吉日開張藥店起來牌號保安堂請了一個夥計名喚陶仁在店相幫不覺開近一月光景全無生意漢文心焦起來對白氏道賢妻我們開店將近一月生意冷淡便如何是好白氏道官人不必憂愁妾自幼隨同先父在總制衙門妾偶在花園遊玩忽然空中降下黎山老母言妾有仙家緣分命妾拜他爲師傳妾法術能知過去未來之事驅妖除怪能治百病官人明日立出醫牌若有人來請其病症妾已先知包管藥到病除那怕沒錢化用漢文見說喜道難得妻賢有此法術愚夫何幸獲賢助一宿晚景已過次日漢文懸掛醫牌上寫道儒醫許漢文精醫大小諸症招牌挂出旬餘並無半個上門漢文無奈又與白氏商量白氏

道妾夜看天象。目下此處定有一場瘟疫。待妾煉製救瘟丹。每粒三分銀子。應效如神。必然有人來此買。漢文大喜。吃完夜飯。入房先睡不提。是夜白氏叫過小青。吩咐道。你今夜駕雲。無論池井各處。溝河佈下毒氣。令人吸飲。我煉丹以待。小青領命。到三更時候。駕起雲頭。前去各處水面。旋佈毒氣。回來不表。次日清晨。各處人家。汲水炊飯。飲下毒氣。不數日之間。果然城廂內外。疫症大行。十家病倒。九家漢文將救瘟丹牌。挂出店前。病家聞知。買不一粒。回去與病人吃。即時病愈。離床不覺。一傳十。十傳百。家家戶戶。都道許家藥丸神效。盡來求買。店前擠擁不開。每粒賣銀三分。數日之間。藥丸賣個精光。病人盡行全愈。漢文收獲大利。漢文大喜。自此漢文藥材店。馳名不表。時值四月朔日。乃是呂祖先師聖誕。各家男女。齊去廟內燒香。這日漢文帶四兩銀子。去到吳家兌換藥材。打從呂祖廟前經過。看見人衆紛紛。都入廟燒香。想道。我從這裏過。不免也進去遊玩一番。多少是好主意。已定。遂將身跨進廟內。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白娘娘呂廟闖法 許漢文驚蛇損命

話說呂祖廟內。新來了一個茅山道人。法號陸一真人。道術精高。能驅妖治怪。遣鬼差神。雲遊到此。在這殿上。施捨丹藥。普救衆生。這日漢文。隨衆入廟。來到殿上。真人猛擡頭。看見漢文。入來面帶妖氣。遂請他到靜室中。坐下問道。居士何方人氏。高姓大名。寶眷幾人。爲何臉上帶有妖氣。乞道其詳。漢文看見這個道人。仙風道骨。狀貌清奇。不覺肅然起敬。便叫聲法師。小生家住本處。姓許名仙。字漢文。妻子白氏。使女小青。一家三人。若有逢犯妖魔。萬望法師憐憫。救小生。則個遠跪將下去。真人扶起道。居士請起。既然要貧道救你。這也不難。遂即起身。向盒中取出小符三道。對漢文曰。貧道道三道符。付你代去。切不可與你妻子道。到今晚三更時候。一道貼在門楣上。一道在灶前燒化。一道帶在身上。依我法度而行。妖精便不敢害你。貧道今晚在廟內。步罡踏斗。差令神將。拿住妖精。救你性命。謹記吾言。漢文感謝不盡。接過靈符。拜買藥材的。四兩銀子。送與真人。真人笑道。我爲除妖救命起見。豈要你的銀子。漢文道。此不過聊表小生薄意。法師不收。小生不敢領符。真人見他意思。只得收下。送了漢文出廟。不說真人入廟。且說白氏在家。心血忽然來潮。掐指一算。已先知道。就對小青道。官人被茅山野道所愚。現在帶符回來。待官人進門。你須如此如此。何怕他的靈符。小青點頭會意。不一刻。漢文回來。進內見了白氏。果然並不提起此事。白氏問道。官人今早去吳家買藥。

因何至今才回漢文說謊道。因被員外留住小酌。以是不得就回。兩人問答之間。只見小青捧茶進來。叫聲相公。用手漢文伸手來接。不覺將符現出。已被小青看見。就問相公手內什麼東西。漢文忙道。是藥方。小青料他不肯取出。用手一奪。漢文不覺被他奪去。慌忙來搶。早被小青扯得粉碎。白氏假意罵道。你這大胆賤婢。相公藥方。怎敢扯碎。小青道。小姐不是藥方。乃是情詩。要戲弄婢的。白氏笑道。小青不須瞞我。我已知道。是呂祖廟內茅山妖道的靈符。官人被他所愚。要治什麼妖精。又被他騙銀四兩。明早待我到廟理論。并討回銀子。漢文被白氏道破。只得默默無言。一夜無詞。到得天明白。氏梳洗已畢。叫聲官人。同妾去見妖道。討回銀子回來。漢文無奈。同他出門。小青跟隨在後。令陶仁看守門戶。一程來到呂祖廟中。看見真人正在殿上。白氏開言問道。陸一真人。就是你藥。真人道。然也。白氏罵道。你這妖道。是何方惡棍。敢來此處騙我丈夫銀兩。好好獻出便罷。如果半個不字。想你難逃殘生。真人喝道。你這孽畜。妄逞妖術。迷惑許仙。我看你趁早收回。穴萬事皆休。不然恐汝現出原形。那時悔之晚矣。白氏大怒罵道。野道。你叫我妖怪。我且問你有何法術。願來娘娘與汝見面。高低真人見說。心中大怒。腳踏罡斗口念真言。瓶內吸口淨水。噴在空中。霎時天暗地黑。雷雨交加。白氏看見微笑道。此乃小術。何足道哉。遂念咒語。手指半空。喝聲疾。即時雲收雨散。太陽當空。真人見他破法。就將腰中寶劍祭在空中。只見萬道霞光閃閃。望白娘娘頭上罩來。白氏看見。遂向身邊取出一帕。其名爲乾坤帕。罩在自己頭上。寶劍不能落下。只在半空旋轉。白氏即念動真言。手指寶劍。喝聲落劍。遂落在地上。被白氏收去。喝叫黃巾力士。將真人拷打。真人被打無奈。哀求道。貧道不知娘娘法力高強。無知冒犯。望祈慈悲。饒恕貧道一命。以後再不敢冒犯了。白氏笑道。野道。我乃黎山老母徒弟。奉師命下山。汝敢亂道。我是怪妖。速將銀兩送出。便饒你命。真人忙道。銀兩現在房中。絲毫未動。白氏見哀求懇切。笑道。我今饒汝這次。速速收拾前往他方。若仍在此。謊言惑衆。狗命難逃。說罷。喝退了力士。將他放下地來。真人滿面羞慚。進房取出銀兩。送還白氏。即收拾回山。勸師報仇。此是後話。不去。道邊白氏取了銀子看的人。盡皆稱羨。夫妻二人十分得意。回到家中。漢文即令小可治酒。擺在房中。與白氏同飲。席中稱贊妻子。愈加恩愛。當夜盡歡。漢文不勝酒力。遂先寢。是夜小可對白氏道。娘娘明日端陽佳節。家家戶戶皆是耍飲雄黃酒。俗言道。蛇見雄黃。猶如鬼見閻王。小婢若聞此味。腹中疼痛。似刀割一般。倘若露出原形。被相公知道。怎生是好。小婢細想起來。不如瞞過相公。同娘娘暫住別處。避過午時。再來未知娘娘意下如何。白氏道。我修道年久。豈怕雄黃。你根基淺薄。以是懼怕。我有計策在此。今夜你詐裝得病。明日睡側床上。將被褥罩在身。若現原形。亦

在被內，過了午時，神不知，鬼不覺，瞞過相公，就是了。小青領命，即去裝病，不提。到明日清晨，大家起來，單單不見小青。漢文問白氏道：「今日乃端陽佳節，小青因何尚未起來？」白氏道：「官人有所不知，小青今日得病，因此不能起身。漢文即去後房床前問道：『小青你昨晚身體安好，因何得起病來？』小青故意發抖道：『小婢昨夜說打冷戰，因此得病。甚畏風，相公可將房門關閉。漢文見說不疑，遂即步出店前，吩咐陶仁治辦酒席，店中伙計的酒席擺在店內，另治一席，排在房中，與白氏對酌。同慶端陽，漢文道：『賢妻今日端陽佳節，愚夫特辦雄黃酒一席，與賢妻避邪解毒，同賞佳節。』白氏道：『妾自幼不酒飲，官人上自飲幾杯，消愁解悶，妾陪坐待飲，如何？』漢文舉杯相勸，白氏那裏敢飲，只是推却。漢文不悅，道：『賢妻愚再三奉勸，就不飲多，也該飲少一些，領我心意。』白氏見丈夫不樂，無奈，接杯在手，唇口輕輕一占，不料被漢文用手一推，一杯雄黃酒盡入腹中。白氏大驚，微覺腹中疼痛起來，無奈心生一計，說道：『被官人灌了這杯酒，現在目眩頭昏，難陪官人。』要去睡臥片時，官人可出觀看。說罷，龍舟助悅，心目如何？漢文道：『既然如此，賢妻請安息，便了。遂即掩上房門去，看門龍舟、白氏被漢文灌下這杯雄黃酒，倒在床上，腹內似火發燒，心肝五臟如刀劍割一般，倒在床上。霎時現出原形出來，且說漢文在江邊觀看龍舟，自覺心神不寧，想道：『小姐醉酒，小青身又得病，倘要茶湯，無人伺候，不如回去罷。遂取路回家來看望白氏，掀開羅帳，不看白氏，猶可看時，只見床上一條巨蟒頭如斗，眼如鈴，口張血盆，舌吐腥氣，驚得神魂飄蕩，大叫一聲，跌倒在地。眼見得氣塞胸膈，歸地府，魂飛魄散，喪殘生，未知漢文性命如何，且聽下分解。』

第五回 冒百險瑤池盜丹 決雙胎府堂醫症

且說漢文回家，看望白氏，開帳看見一條白蛇，驚死在地。此時半刻已過，小青已復人形，聽見前房叫喊，慌忙起來，走至前房，看見漢文死臥在地，床上白氏已現原形，驚得面如土色，也高叫：『娘娘快復原形，相公被你驚死，快些醒來。』白氏魂夢之中，聽見此話，翻身復了原形，即起來，看見漢文死在地上，不覺大放悲聲，抱住漢文身子，哭道：『妾被官人強灌雄黃酒，腹如刀割，難顧身體。夢中現出原形，不知官人進房，被妾驚死，是妾害了官人性命，說罷，哭不住口。小青含淚勸道：『相公既死，不能復生，哭亦無益，不如將他吞吃，便了。』同娘娘別往他方，怕無可意才郎。白氏怒道：『你說那裏話，既與官人結為夫婦，豈肯用此心腸？況我乃修道節女，焉肯再事他人。官人是我害他，必須想法救活。』小青道：『娘

娘真痴了人死魂魄歸陰。有何法術救他復活。白氏道：你有所不知。我今要救官人復生，須捨性命。以上瑤池盜取仙丹，你照着官人身體，不可離開。小青又道：瑤池乃聖母金闕娘娘，若去偷丹，徒取亡身之禍。白氏嘆道：要救官人性命，無奈走一遭，就偷不得，死在瑤池，我也甘心。說罷，遂打扮道姑模樣，駕起雲頭，來到瑤池仙境，看見白猿童子，在洞口坐着。白氏不能進洞，無奈向前，打個稽首，叫聲：師兄，請了。妾非別人，乃黎山老母徒弟白珍珠，是也。奉師命下山，與許仙完却前緣。現因許仙得病，危急沉重，無藥可救。今將垂斃，不得已特來哀求聖母娘娘，懇賜仙丹一粒，以救夫命。敢勞師兄，進內通報一聲，感恩不淺。白猿童子運開慧眼，看見白氏滿身妖氣，喝道：何方孽畜，大膽敢來仙山。若是黎山老母徒弟，為何滿面殺氣。現今老母在洞，同聖母說法。我今拿你進洞，倒要辨個真假。說罷，即向前捉住白氏，想道：若被他擊進洞去，性命決難保。遂前噴出一粒寶珠，向童子面上打來。童子未曾提防，被珠打着鼻梁，流出鮮血，叫聲：哎呀！痛入洞。白氏收了寶珠，恐聖母加罪，駕雲要走，已無及矣。童子走入聖母，看見問道：你為何鼻梁流血。童子稟道：洞外有個妖精，口稱黎山老母徒弟，說他丈夫患病，來求聖母仙丹，弟子不允，吐毒珠打中弟子鼻梁，望聖母作主。聖母見說，怒氣沖沖，駕上沉香盞，帶了童子，出得洞來，看見白氏駕雲逃走。聖母喝聲：孽畜那里走。即佈起天羅地網。白氏要走，亦無路了。早被天網收在裏面，現出原形。聖母手執斬妖劍，正要行刑，只見正南上一朵彩雲如飛而至。大叫：刀下留人。聖母舉目一看，乃是觀音菩薩，即收住寶劍，起身相迎，問道：菩薩何來。觀音笑道：貧道到此，非為別事。因這白氏與許仙有夙緣之份，日後文曲星官亦應投在他腹中轉世。等他彌月，自有人來收他，壓在雷峯塔下。應他前日對真武大帝盜誓之驗，待文曲星成名之後，得了救封方成正果。此時不可傷他性命。望聖母寬恕，望母道：菩薩若論他上山偷丹，打傷童子，斬罪難免。既有這段根由，在後，自當從命。饒他便了。聖母撒退天羅地網，放出白蛇。白氏依然現了原形，向前跪下，叩謝聖母不殺之恩，回身叩謝觀音救命之德。菩薩道：此處仙丹你休妄想。吾今指點你一處去求，汝可去紫微山南極宮南極仙翁處，求仙草一枝，可救你夫之命。說罷，觀音起身別了聖母，駕雲回南海去了。纔母送了菩薩動身，亦回歸洞府。不提白氏見菩薩同聖母去了，連忙縱起雲頭，往紫微山南極宮。但見官府盤符瑞氣，氤氳不盡的奇勞異草，看不盡珍果佳禽。白氏無心觀玩，忙到宮前，看見守門鹿童，在宮前遊玩。白氏向前施禮道：仙童在上，煩乞通報一聲。賤妾白娘娘，因夫許仙病症危重，無藥可救，蒙觀音菩薩指點，特來懇求仙翁，乞賜仙草一枝，救夫微命。望師兄慈悲，為妾通報，感恩不淺。鹿聽他言語凄慘，兼有觀音菩薩指點他來，乃說道：姑看菩薩金面。

代你通報便了。白氏連聲稱謝，鹿童轉入到蒲團邊跪了。稟道師父，宮外有個女子，自稱白珍珠，道他丈夫許仙得病甚險，南海菩薩指點他來，要求師父仙草。現在宮外弟子不敢擅放，特來稟報。未知師父鈞意若何？仙翁道：「我已知道。此妖孽緣未斷，孽債未滿，與許仙有夙緣之份。將來文曲星應投他腹中，既善薩指點他來，你可去雲房裏面取回生草一枝，與他罷鹿童領命起來，即到雲房裏取了一枝仙草，鹿童步出宮門，叫道：「白珍珠仙翁有命，賜你回生草一枝。白氏慌忙跪下叩謝，接了仙草，滿心歡喜，急駕起風雲，如飛回家，救夫。誰知照命難星又到，原來南海仙翁駕下還有一個白鶴童子，這日因宮內無事，在外雲遊消遣，忽見一塊烏雲滾滾而來，帶些腥濁之氣。鶴童在雲中定睛一看，知是妖精，即刻駕雲趕上，叫聲孽裔那里走。白氏聽見鶴童聲音，魂魄早已飄散，從空跌將下死在山上。鶴童飛身下來，攔開利口，正待要啄不意空中來了白鶴仙童，將鶴童阻住，早叫聲師兄，不可傷他性命。弟奉南海佛旨而來，恐師兄不知運數，害了他命。以是命弟在此相尋，望師兄慈悲，依數而行，饒他去罷。鶴童道：「弟嫉妖如仇，師兄既奉佛旨而來，弟自當從命。饒他便了。」鶴童稱謝，鶴童辭了鶴童，自回南極宮去了。鶴童近前看見白氏已死，即念動起死回生真咒，對了白氏臉上吹口仙氣，白氏乃還魂醒來，慌忙跪下叩謝，鶴童救命之恩。鶴童道：「白氏，吾奉佛旨而來，救你性命。如今作速回去，救夫性命要緊，說罷，即駕起祥雲，回南海覆旨去了。白氏拾起仙草，急急駕起雲頭，不一刻落到家，中道房叫道：「小青仙草在此，你快去煮湯，搭救官人。」小青接過仙草，問道：「娘娘，此是瑤池宮的靈藥，甚去得。許久白氏嘆道：我為求得這根仙草，險些兒送命，就將到瑤池，偷丹遇着白猿童子守洞，不得進去，我只得對他說明，他要擊我進洞，去見聖母，無奈吐出寶珠，打傷童子，被聖母佈起羅網，祭劍要斬。幸蒙觀音菩薩到來，求過聖母，救我性命。又蒙菩薩指點我去紫蓋山，南極仙翁處求回生仙草，蒙仙翁慈悲，賜下仙草，叩謝回來。中途又遇白鶴童子，被他趕叫一聲，我即失死山下，鶴童飛下要啄我身，幸得白鶴童子奉南海佛旨而來，阻住鶴童，救我性命。若無鶴童吹我仙氣，焉能回生可憐我萬死一生，方得此草，你快去小心煎來，好救官人回陽。小青聽罷，沉吟不語，立在旁邊。白氏大怒罵道：「賤婢，我為官人不顧生死，求得此草，命汝去煎湯救他性命，為何遲延不去？小青道：「娘娘有所不知，非是小婢不去，因你飲雄黃酒，露出原形，致相公嚇死。今若將草煎湯救他復生，他一定說我們是妖精。那時憑你滿身是口，也難洗清。因此遲延，娘娘須先想一妙法，瞞過相公，才好。」白氏被小青題醒，低頭一想，我有一計，遂向箱內取出一條白綾帕，在手口中默念咒語，吹口氣在帕上，喝聲變將白綾帕變了一條白巨蛇，遂取了壁上挂的一口寶劍，將變的白蛇斬成數段。

丟在庭中小青看見大喜贊道娘法力量果然高強如此可瞞過相公連忙取了仙草回身出房不一刻湯已煎好捧進房內白氏抱起漢文將口掀開小青將湯灌下頃刻入透丹田不覺還身骨節舒動未有半日光景漢文早已還魂醒來叫聲吓呀翻身起來看見白氏坐在旁邊開口罵道原來你們是蛇精來纏我一向被你瞞過今我看明被你嚇死幸我祖宗有靈命不該絕復得還魂你們早早遠去不必再來害我不然一劍除了你們白氏被罵滿面珠淚紛紛啼不住口小青上前叫聲相公你真無情自你出門看門龍舟小姐酒醒進後房來看視小婢不知何處來了一條白蛇飛在床上小姐在裏面聽得前房相公叫喊慌忙出來看見相公倒在地上床房發現蛇精要害相公小姐驚慌無措即拔寶劍將妖蛇斬之數段丟在天井救了相公因見相公被妖蛇驚死又到黎山老母之處求得回生仙草煎湯與相公吃了相公還魂今相公恩將仇報反罵小姐是妖是怪相公不信可到天井內去看就明白了漢文聽罷想道小青言得有理我到天井內去看真假就分明白遂即起身走出房門來到天井一看果然墮下一條白蛇斬了數段鮮血滿地漢文心下釋然回轉房中到白氏身邊陪笑道賢妻息怒愚夫不知賢妻如此苦心救了拙夫性命錯怪你了望賢妻恕罪如今須將此蛇掩埋才好白氏笑道望官人不要疑妾是怪就好了何罪之有即命小青將假蛇舉到後面空地掩埋自此夫妻二人依舊和好不提且說這蘇州府知府姓陳名倫字俊卿科甲出身生平為官清正愛惜子民因夫人吳氏身懷六甲臨盆腹痛三日夜不能分曉通城醫生盡皆請到均無法可治知府驚慌無措無奈悶坐花廳精神困倦不覺伏在桌下睡去夢穿白衣手執塵拂叫聲陳知府吾乃觀音菩薩是也念爾平昔為官清正今亦妻吳氏臨盆不能分曉吾特來指點你可差人去吳家巷保安藥店聘請名醫許漢文他能醫此症汝當謹記我去也遂駕起一朵祥雲望空而去知府一覺醒來乃是一夢遂暗自想道我方才睡去多蒙菩薩前來托夢指點吾去請許漢文此人諒必能醫即差兩名長班持帖去請長班領命即時出衙不表看官你道這托夢真的觀音菩薩麼原來就是白氏他知道夫臥臨盆難產請却漢文變做觀音菩薩模樣竟去衙內托夢於知府叫他來請長班來到店前將帖投進說明來意陶仁就接帖入內報與許漢文漢文聽罷大喜乃對白氏道府知差人投帖要請我去醫夫人產症但我只知藥性不曉脈理況他是知府的夫人不比尋常小戶萬一錯用了藥性命決難保如何是好白氏笑道官人不必憂愁妾身已知夫人腹內乃是雙胎故此生難艱妾已預備藥丸兩粒官人可以帶去包管藥下胎生並可得一份大大的謝禮遂命小青去箱內取出藥丸兩粒交與漢文漢文接過喜道我妻果然神機妙算使我欽佩遂即

袖了藥丸，就同長班出門到了府衙。長班進衙通報知府。知府聞知出堂接入花廳坐下。茶罷漢文道：「不知大老爺呼召小人所爲何人貴恙？」知府道：「現因夫人臨盆腹痛三日夜不能分娩，久聞先生大名，以是特令長班聘請。望先生開靈天高手，垂救二命，自當重報。」漢文答道：「大老爺勿憂，小人是盡下子民，當盡犬馬之力。夫人貴宦管保一劑見效。知府大喜，就陪漢文進房治病。漢文裝做診視了左右脈理，同知府仍出花廳坐下。漢文閉言道：「恭喜大老爺夫人腹內是雙胎兩位公子，故此分娩艱難。小人帶有藥丸兩粒，進與夫人和湯吞下，包即分娩。脫罷取出丸藥呈上。知府接了，甚喜，命了頭將藥丸和湯小心送與夫人吞服。未知服後夫人分娩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惡醫生設計賽寶 慈大守懷情擬輕

且說漢文同知府在花廳細談症候，只見了環慌忙出來稟道：「恭喜老爺，夫人吞下藥丸一陣腹痛，遂即分娩。生下兩位公子，二人左手俱拿一粒藥丸出生。知府見說，喜得眉笑眼開，忙對漢文拱手道：「先生一劑神效，國手無雙。漢文過意遜道：「此乃大老爺洪福，夫人吉慶，我小人何功之有？」知府吩咐治筵款待漢文，及至席罷起身辭謝。知府送出彩綵四端謝儀，千兩漢文辭道：「小人微勞，何敢叨受大人如此隆賜？」知府笑道：「聊表薄意，不必過謙。」漢文叩謝出府。知府令家人兩名押了緞疋銀兩，吹手八名，漢文坐下轎子一路迎來，好不榮耀。漢文打發家人回衙，一家歡悅不在話下。此時城內各醫聞知，個個怒氣沖沖，大家約定閃早到三皇廟計議，要傾害漢文。到了明日清晨，衆醫生俱到三皇廟裏，大家相見，坐下。有一少年醫生開言先說：「列位老兄，這漢文小畜生不過是一個徒犯，發到蘇州府，敢在府衙妄誇大口，滅了我們在地上的聲名，又白白的被他得了一宗大財，實在氣他不過。依我愚見，莫是大家做個詞狀，公呈到上司告他，妖言惑衆，使他罪上加罪，一來出我們的氣，二來顯我們的手段。列位以爲如何？」內有一個年紀的姓劉名鳳，叫道：「不可不可。自今漢文不比從前，現在本府十分重他，列位要動公呈告他，本府定會替他出頭。且衙門中的若有財有勢，差鬼點頭，倘若輸於他，到反爲不美。依我愚見，明日乃祖師生辰，我們排他當頭，陳設古玩寶器慶賀聖誕，諒他飄泊異鄉，有什麼古玩之物，他若無時，我們大家辱他一場，驅逐出城，不許在此開店。事出於他，不怕本府庇護於他。諸位以爲如何？」衆人齊道：「劉兄此計大妙，我們即刻就行便了。」當下衆醫生一齊起身，齊到漢文店中。漢文接入店內，一一入坐。漢文問道：「列位老兄，今日光臨敝舖，有何見教？」劉鳳開言道：「許兄，明日乃是纓皇祖師聖誕，我們歷年

公訂議定，每人賞輪一次，供陳古玩寶器，排設美酒佳肴，明日當輪老兄，以是我們齊到貴舖，通知兄台，漢文忙道，列位兄台見諒，小弟客居貴處，人地生疏，古玩難覓，不能循附驥尾，今弟多備香銀幾兩，望列位老兄代弟承辦，則感激不盡，衆人齊道，許兄你說那裏話來，各人輪着各人自辦，今年該你，難替你，若不吃醫生飯，可以不用承辦，若要行醫，賣藥亦不怕你不辦，說罷，衆人怒氣出門，漢文只得笑面相送，回到房內，長嘆短歎，白氏看見忙問何故，漢文遂將衆醫生到店要輪派於我，陳設古玩的話，說明白氏笑道，此事容易，官人何必憂愁，妾父在日，官居總制，怕無古奇珍寶，明日應承他們，漢文見說，改愁爲喜，吃了夜飯，安心去睡，白氏當時叫過小青說道，明早公要慶祖師生辰，苦無寶器可列，如何是好，余昔遊京城，聞知梁王府珍寶甚多，汝可去京城，闖入王府，偷出四件寶器，那四件珊瑚樹一座，玉孩窠一個，沉香麒麟一隻，瑪瑙孔雀一對，撥轉雲頭，回來交與白氏，白氏看見十分歡喜，遂將四件寶貝收入箱內，各去安寢，不提，次日清晨，漢文起來，忙問白氏道，賢妻寶器在那裏，白氏取匙開箱，取出四件寶器，漢文逐一看過，稱贊不絕，叫聲賢妻，愚夫不知汝箱內有此希奇寶玩，如今不怕他們難我了，遂命陶仁辦神前藥品，衆人又來店中催促，數次不一，時陶仁備辦香禮停當，先令人挑往廟內，隨後漢文同陶仁，捧定四件寶器，來到廟中，衆人迎住問道，許兄有甚寶玩，漢文笑道，列位老兄弟，實無寶器購數件而已，望衆位見諒，說罷，取出四件寶器，獻在桌上，陶仁排列祭酒，衆人看見個個吐舌，暗想，本想難他，不料這小畜生，却還有此希奇寶玩，比我們往年更勝十倍，此時衆人無顏，各自抽身，陸續回轉家裏去了，漢文看見暗笑，假裝不知，焚化金帛，全陶仁收拾器物，回家與白氏小青說知，二人歡喜，不在話下，再說京城梁王府，偶患目疾，要取玉孩窠來炫目，命王妃到寶玩庫去取，王妃領命到庫尋來，尋去只是不見了，玉孩童再將逐件查點，又不見珊瑚樹，並沉香麒麟瑪瑙孔雀，共計失了四件，心中大駭，只得回來稟復梁王，大怒道，誰敢盜庫內寶器，即刻行文到府裏，立命嚴緝捕賊，又行廣捕文書，分派家人前往各省，捕獲正犯，拿交地方官接律治罪，家人領命不敢遲緩，各接文書，即刻分投各省去了，內中接着差往江南省的，遂即取路投江南而來，沿途巡緝，不題，且說漢文廟中賽寶，驚退衆醫生之後，與白氏更加親愛，行坐不離，一夜，他們二人飲酒閑談，白氏笑對漢文道，妾蒙官人寵愛，留戀近來，身子頗有異狀，欲熊夢之像，漢文大喜道，難得我妻懷孕，但願生一男孩，以續許氏宗枝，說完，吃了夜飯，夫妻進房安眠，不表光陰如箭，一日，偶值漢文生辰，家中不免開筵作賀，吳員外亦來，漢文因白氏有孕，心

中歡喜留住買外將四件寶器開了大門。同員外飲酒賞玩。過往之人無不嘖嘖欣羨。不覺一傳十。十傳百。傳將出去。稱道許家有好寶貝。應是漢文又該海氣。這日道做梁王府家人來到蘇州。在街坊上遊行巡緝。聽得人家紛紛說吳家悲許家有好寶貝。內中有一個家人聽在耳內。叫聲兄弟。你們可聽見麼。衆口同聲道。說甚吳家悲。許家有好寶器。我們去到彼處查看。萬一是千歲庫內失落的。亦未可知。衆人皆有理。大家隨即來到吳家巷。在漢文門首張望。果然認得四件寶器。正是庫內失落的。遂一擁而入。一齊動手。員外看見大驚。不知爲什麼事。自己沒命逃走。回去了。衆人不由分說。將漢文鎖上。收了寶器。拖出來。罵道。千歲爺的寶貝。汝這死囚。怎敢偷出來。害我們處處跑。汝這竊頭。懸想懸挂在頸上了。漢文驚得魂飄魄散。倉卒難辯。已被衆家人拿到蘇州府衙堂上。鑿起鼓來。裏面知府聽見。即刻傳令陸堂。河旁。么。喝一聲。陳爺。陸堂坐定。衆人跪下。稟道。老爺。小人們是京城梁千歲府裏的家人。因前日千歲庫內失竊。珊瑚樹。玉孩。沉香。麒麟。瑪瑙。孔雀。小人們奉千歲爺的鈞命。並文書。遍處緝拿。今日在吳家巷認出寶器。拿住。賊求老爺按律治罪。說罷。遂將梁王的文符呈上。陳爺一看。即令帶進偷寶的人。犯衆家人答應一聲。將漢文帶進衙門。跪在堂下。陳爺抬頭一看。却是醫生許漢文。心內驚疑。暗想。這他是端正人。那有幹此。那當時要問明白。遂儂意不認識。喝道。你這大胆強盜。姓名誰。住在那裏。何時去偷。梁千歲的寶貝。同誰爲夥。在本府堂上。從實招來。免受刑法。漢文訴道。背天老爺。小人姓許名漢文。住在吳家巷。娶妻白氏。使女小青。行醫守份。絲毫不苟。因爲祖師聖誕。歷年各醫輪值。俱要排說。不遇今年適值小人苦無古玩。幸獲白氏。他道官人。妾自幼收有寶玩在此。今日家內有事。設宴廳堂。忽然衆人擁入。將小人扯到此。說是什麼梁王的寶器。妄指爲盜。小人並不知情。求老爺判。陳爺道。你妻是此處娶的。梁漢文道。他是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氏。在杭州地方訂婚。後因小人緣事到此。他來此處尋我。小人燒媒成親的。陳爺想道。此女行踪可疑。我每夜看天象。見有一股妖氣。照耀此處。莫非應在此女身下。亦未可知。遂叫家人向前說道。你們且將這四件寶器。先行與汝帶回。送上千歲。此案內有委曲。待本府並拿伊妻白氏。審明定罪。另文申覆。千歲當取紋銀二十兩。送衆家人作路費。衆家人跪下。叩謝起來。帶了四件寶器。先回京城去了。陳爺令將漢文。先行監禁。遂簽硃票。差人八百軍壯。來拿白氏。要知後如何。且聽下事分回解。

第七回

白娘娘鎮江賣藥

癡漢文長街認妻

話說小青那日在屏風後，看見漢文被衆人拿去，慌忙走到裏面報與白氏知道。白氏大驚，隨即掐指一算，叫聲不好了。官人災難，又到了小青這兒。又是我們害了他。官人此去，一定說出寶器，是我與他的官府，必然前來拿我們。你快去打聽。小青應諾，即駕妖雲來到府前，看見差人出府來拿，即轉回身叫道：「娘娘果然差人到了，快些設法要緊。」白氏這我的方寸已亂，心無主見，你將銀兩細軟收拾，暫避他們便了。小青領命進內收拾，停當這裏，軍壯到門，直擁進來。二妖用隱身法走了，軍壯入內，各處搜尋，並無人影。就將店夥陶仁帶住，鎖上。陶仁到堂跪下，稟道：「小的們奉命去拿白氏、小青二人，家內各處搜查，並無踪跡。小人們無奈，將他店內一個夥計拿來，復命陳爺命代上來。軍壯領命把陶仁帶上丹墀，跪下。陳爺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是許家何人？」可曉得白氏與小青逃往何處？」陶仁叩頭道：「老爺容稟小的名喚陶仁，是許家店內夥計。小的只管店中料理，不知裏面之事。白氏與小青甚樣逃走，小的並不知情。求老爺詳察，陳爺道：「他們乃是妖怪用法遁走，諒你怎樣知道這樣離怪你的？」本府如今放你回去安頓生理去罷。陶仁叩謝出府去了。陳爺退堂，來到花廳，坐定，想道：「這四件寶器，定是此妖盜來的。漢文被他所愚，受累至此。我今若照例定罪，他的性命不保。念他前日有救夫人之功，且係被妖所累，從輕發落，救他便了。次日陳爺陞堂，監中取出漢文，令他近前說這被妖所害，受此重罪。本府差人去拿妖，已遠揚律，擬斬盜王府寶器，罪應擬斬。本府念你救病之功，念你被妖所累之慘，從輕擬徒，免你刺字，發配鎮江。漢文慌忙跪下泣道：「深感老爺大恩，小人沒齒不忘。陳爺即差二名解役，領命押解，取出白銀二十兩，贈爲路費，另辦文書，申覆梁王。代他申明，被妖受累緣由，出脫重罪。漢文不勝感激，長解領了公文，押漢文出得府來。吳員外早已在府前等待，看見他出來，向前挽住了。漢文同解役到他家裏，叫道：「賢姪，老漢當初不知他是妖精，勸你成親，以致今日受此冤情。這都是老漢害你的。漢文道：「恩人說那裏話來？此乃小姪命中所定，該受其禍，怎敢錯怪恩人。員外問道：「今發配何處？」漢文道：「發配鎮江。員外笑道：「賢姪不須憂愁。鎮江我有個表姪，姓徐名乾，青年而富，與衙門相熟，常有督信來往。我今修書一封，付你帶去，託他照應，包管你不致受苦。漢文謝道：「慶受大恩，小姪不知將何以報答。員外道：「說什麼報答，遂將書信封好，交與漢文。又取十二兩銀子，送爲路費。另賞解役二人，四兩銀子，囑他路上照應。漢文萬分感激，收拾停當，拜辭員外，隨解役起身出城。望鎮江府而來。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到了鎮江，解役安頓行李，到府投文，知府接了文書，將漢文發芙蓉驛當差，解役領了批文，回蘇州去了。這漢文到了芙蓉驛，參見驛丞，送些意思，驛丞得了銀兩，滿心歡喜，便不十分拘管。難爲他一日，漢文問驛內的人道：「你們

這裏有個徐員外，那人道：「果是少年人，姓徐諱乾，漢文道正是那人道。你問他作甚？」漢文道：「他蘇州有個親戚，寄一封書信與他，那人道他家住東門柳葉街，坐南朝北，硃漆的大門，就是他的家裏。漢文聽說，即袖書出門，問到柳葉街，果見座南朝北一所硃紅大廈，諒必是了。遂上前叩門，叫道：「這裏可是徐員外？」府上，只見一個老兒開門出來，道：「正是，你那裏來的，要找我家員外何事？」漢文答道：「蘇州吳員外有書信與你家員外，托我代來說罷。」即將書信交與老兒，老兒接過，這日適值員外在家閑坐，老兒來到廳上，將書呈與員外道：「蘇州老員外寄與員外的，員外接過看，忙問道：「送書人現在那裏？」老兒回道：「現在門口。」員外即忙出來迎接，漢文同入廳內，敘坐茶罷，員外道：「表叔來意，弟已盡知，兄可釋懷，勿憂。」漢文拱手謝道：「全仗員外鼎力垂救，感恩不淺。」員外道：「不敢，遂寫了保狀一紙，並銀十兩，漢文起身出門，來到芙蓉驛，見過驛丞，道明來意，即將保狀並銀子送上，驛丞看見銀子，眼中火出，歡喜答應，員外令人將漢文行李挑去，員外同漢文回來，即令打掃書房，與漢文住宿，早夜款待，漢文心中不勝感激，自此漢文安心在徐員外家中逍遙過日，不表。再說白氏當日同小青出門躲避，看見差人去了，方才放心，二妖依然用隱身法，遣入白氏坐在廳中心中，凄慘叫聲，小青官人又被我們所害，發配於鎮江，累他受苦，我心何忍，說罷，悲啼起來，小青勸道：「娘娘如今哭也無益，依小婢愚見，可將銀兩收藏在身，我們假扮男裝，前往杭州，將銀兩寄他姐夫家中，然後同去鎮江，再行設策，與相公相會如何？」白氏拭淚道：「小青主見不差，遂將銀兩收藏在身，用匣裝貯，二妖即時搖身一變，變着了男人模樣，駕起妖雲，來到杭州錢塘縣，一路問到李家門首，小青向前敲門，公甫出來一看，只見兩個俊秀後生，主僕打扮，忙問道：「二位尊兄何來？」白氏道：「弟由姑蘇而來，此處就是李公甫仁兄府上。」公甫道：「正是，小弟舍下，即請二人進內，分賓敘坐，小青待立，公甫問道：「尊兄仙鄉何處，高姓大名？」今日到小弟舍下，有何見教？」白氏答道：「小弟家住蘇州，姓王名天表，與令親許漢文兄，在蘇相好，因到貴地公幹，許兄寄托書信一封，木匣一個，安交仁兄收下，說完，將書並匣取交公甫，公甫接到手中，覺得十分沉重，裏面捧出茶來吃罷，白氏起身告辭，公甫送出門外，翻身入內，將書並匣持入，與許氏同打開來觀看，只見裏面裝貯的，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夢想不到，歡喜無限，再說二妖辭別公甫出來，行到無人僻靜之處，仍駕起妖雲，傾刻到了鎮江，探知漢文在徐員外家中甚好，二妖計議停當，就租兩間小屋，在五條街左畔住家，右畔開設藥店，依舊店名保安堂，這條街離徐家不遠，二妖在店不提，且說漢文在徐員外家中，員外看待他如同至親，誰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漢文因前受驚恐，後受風霜，不期迫出一場大病，睡臥書房，忽寒

忽熱昏沉，沉日重一日，請醫服藥，全然無效。員外十分心慌，悶坐書房，看門老兒進來，說道：「員外近來五條街新來兩個女子，開一藥店，聽說他店內藥丸十分應驗，每粒五錢銀子。員外何不去買一粒回來，與許官人吞服，包可立愈。」員外聽說大喜，即取五錢銀子，令老兒去買。老兒領命，即刻出門，來到五條街保安堂買藥丸。這白氏早已知道了，即將銀子收入包好，藥丸付與老兒。老兒接轉回家，呈與員外。員外看了，就命家人煎好，親自捧到床前，搗開帳幔，只見漢文昏昏昏迷。員外即命家人將漢文扶起，將藥灌進腹中，仍然放倒，用被蓋上。未及半刻，光景漢文捧出一身大汗，叫道：「吓呀！好悶熱！」員外問道：「許兄，此刻如何？」漢文道：「此刻身體十分輕鬆了。」員外笑道：「此藥果然神效，一服就愈。」漢文道：「員外，請何名醫，使弟霍然？」員外道：「服藥並不見效。近日五條街有二女子，開一藥店，店號保安堂，聞他店中藥丸神效，因此令人去買了一粒煎與兄服，果然見效。」漢文道：「員外，這保安堂乃弟在蘇州店牌號，怎麼店號相同？何以無男人，又是女子，其中可疑，莫非又是二妖，跟尋到此，明早待我同員外去看個分明。」員外道：「不可，病體初愈，萬不能去，且再調養數天，俟其身體強壯，方可同去。何須性急？」漢文道：「深感員外救弟殘生，金言敢不遵從。」員外道：「此乃吾兄洪福所致，弟何力之有？說罷，遂別漢文而去。令家人煎煮粥湯，與漢文飲食，且說漢文心中甚是疑呀。恐二妖又來，不覺過了幾天，漢文身體全愈，行走如常。遂邀同員外，來到五條街保安堂藥店。舉目一觀，果然又是二妖，遂開言罵道：「無端妖怪，何故苦苦相纏？」浙江受你們害，問罪蘇州，蘇州又被你們害，發配此處，幸蒙這位員外提攜，免受痛苦。爲何你們又找到此，想必要害我至死方休。」白氏聽說，流淚滿面，叫聲官人，今日見妾口口聲聲罵妾妖怪，妾與官人結髮夫妻，安有相害之理？妾父官居總制，豈無銀兩寶器？官府不明，浙江冒認銀兩，蘇州冒認寶器，妾乃宦家，恐怕出首，醜不敢見，官分辯無奈，躲避至此。害官人受此罪，當日因慶生辰，不知何處來的強徒，見寶動心，妄行搶奪，賄囑官府，屈打成招，世間的事，冤枉儘多，何止妾身一人？望官人詳察。員外在旁勸道：「適據尊嫂所言，似乎有理，兄須俯聽。」漢文呻吟不語。白氏又道：「官人，妾同小青，千山萬水，跋涉到此，祇因懷孕三月，是你的骨血，恐在蘇州無人照顧，以是不惜辛苦前來相訪。因未知官人下落，暫租此屋棲身，賣藥度日。官人你不看僧面，亦須看佛面，即不念結髮之情，亦須念腹中骨肉，別人尚且憐憫，虧你鐵打心腸，說能放聲大哭。漢文被白氏這段甜言蜜語，心已軟了，更兼員外在旁解勸，不覺動情起來，叫聲賢妻，是愚夫錯怪了你，望賢妻恕罪。小青道：「相公若肯悔心相認，小姐豈有相罪之理？」漢文見說大喜，即挽員外的手，同進店來。白氏與小青忙烹茶伺候。漢文遂留住員外，便飯。員外即令人去家中搬取漢文鋪蓋。

回來酒罷，員外相辭回家去了。這夜二人被中愈添恩愛，自此夫妻仍就和好。漢文依然行醫賣藥，不在話下。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梁相思徐乾求計 施妙法白氏脫身

話說徐員外當日因回漢文去五條街藥店，看見白氏美貌超羣，心中十分愛慕。回家朝思暮想，長吁短嘆。院君漢氏屢次詢問，只是不答。數日之間，病倒書房，遍身似火，服藥無效。舉家慌忙，內中一個家人名喚來興，日前曾跟員外同去，頭知其意，立在階下嘆道：「眼前菩薩不拜，要拜西天活佛不意院君出來聽見，問道：『來興，你說什麼？』」院君道：「你對我聽來，與欲說又住，院君怒道：『要說就說，何必隱瞞？』」來興被院君盤問不過，只得說道：「員外之病，因為前日看見許官人的妻起的，見那白氏長得十分美貌，回來思想，謬出這病，豈不是自害的院君聽了，又好氣又好笑，步入書房，揭開帳子，坐在床沿，看見員外昏沉不醒，叫道：『道相公身體如何？』員外兩眼看見院君半响不語，只是嘆氣。院君道：『相公你病得如此，有甚心事，不防與妾說明。』妾不是嫉忌之婦，相公不須遮掩，員外被他一語道破，根由料想瞞他不過，遂叫聲賢妻，愚夫因為看見那白氏美貌，朝夕思想，致成此病。賢妻有何妙法，能使白氏相會，不然性命必難保。院君笑道：『相公你真癡了，自家有妻，有妾，諷那白氏敗柳殘花，有何好處，而為他害出此病？』今相公如此，還情待妾，思一妙策，療救相公，便了員外聽罷，道：『賢妻有何妙法，快些為愚夫設法。』院君低頭一想，叫聲相公，妾有一計在此，但是須俟相公強健，方好施行。員外道：『賢妻果有妙計，愚夫勿藥可愈。』乃一躍坐起，要求院君說明。院君道：『現在書房，牡丹盛開，假意說我去請他來，賞牡丹。他若來時，可將酒筵排設在書房之中，相公可躲在房裏，待酒筵罷，同他入房更衣，我假意出去，那時魚入罟中，不怕他不順從。只是相公身子未愈，須待體壯方好。員外見說大喜，道：『賢妻果然妙計，愚夫之病，已去八分了。』院君笑道：『相公寬心些，不用性急。過了幾日，員外身體好了，與院君計議，俾當即善來，與持帖去請白氏。』明早赴席來，與院君會意，領命出門，來到漢文店中，叫道：『許官人，家院君因書房中，牡丹盛開，特令小人奉帖來請白院君前去賞玩。』院君俯准，說罷，將帖送於漢文。漢文接過，道：『怎麼又勞你家院君費心請坐，遂即入內，笑對白氏道：『徐家院君差人持帖來請，你明日前去賞玩牡丹，未知你肯去否？』白氏心中已知就裏，欣然應允。漢文出來對來興道：『煩你多覆上院君，明早到。』

府領情只是不要多費來與喜諾忙別了漢文回到家裏。裏過員外員外大喜巴不得即刻就是明早才好。一宿已過。次日清晨起來家中排設停當。只見來與走來報道許家院君轎子到了。員外慌忙躲入房院君出來迎接。白氏下了轎。緩步上廳。院君舉目一看果然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暗道。怪不得相公爲他。想出病來。遂令轎夫回去。二人廳上敘禮。坐定。白氏開言道。愚夫受員外提拔之恩。未曾報答。分毫。今妾又蒙院君見召。欲却恐罪不敬。以是趨赴前來。敬領盛情。院君笑道。妹妹言重。使奴不安。奴因員外出門探親。明日方得回來。適見牡丹盛開。特具杯酒。屈邀妹妹同賞。萬勿嫌棄。白氏起身稱謝。二人敘話之間。只見來與前來。稟道。酒筵已備。停當。請院君赴席。院君同白氏走到書房。看見牡丹果然紅白競秀。濃艷爭妍。二人賞玩一番。使女催之入席。院君推遜。白氏上坐。自己主位。相陪。酒過數巡。院君起身告辭。便說道。妹妹我和你入房更衣休息。一會白氏點頭應諾。遂同白氏入房。坐定。院君叫茶。連叫數聲。無人答應。院君假意道。這些賤婢不知何去。無一個在此伺候。妹妹請坐。待我去取。白氏道。怎好勞動院君。去取院君道。當得說罷。翻身出門。此時員外驟在床後。慌忙出來。白氏看見。假意大驚。立起身來。員外出到跟前。雙膝跪下。叫聲嫂嫂。小生自觀芳容。魂夢顛倒。忘餐廢寢。幾送殘生。今日天賜其便。萬望憐憫。乞賜小生片刻之歡。備沒不能忘恩。白氏雙手扶起。道。妾夫蒙員外除脫罪名。夫癩重會。大恩未報。百身難贖。員外既然鍾愛。微軀敢不從命。稍報大恩於萬一。但恐院君來撞見。不雅。員外笑道。既蒙俯允。小生叩感氣。既矣。院君是我孔明先生。決然無事。不妨賜教。白氏笑道。原來你們定下此計。騙我上鉤。既然如此。你去關好房門。再來說罷。遂先走上床去。將帳垂上。員外看。滿心歡喜。手忙脚亂。急急闔上房門。回身來到床前。揭開羅帳。不覺驚叫起來。你道爲何。原來床上空空。毫無白氏形影。外面院君並僕婦等。聽見房中大呼小叫。慌忙走來看見。房門緊閉。大家用力推開。入房一看。白氏不知去向。只見員外倒在地上。目瞪口呆。呆眾人急忙救醒了。員外看見床頭一幅字。忙慌取出。遞與員外觀看。只見上寫道。

我是瑤池金闕女

身跨鸞鳳遊仙臺

因與漢文有夙分

奉師嚴命下山來

無端浪子逞奸計

妄想雲雨兩情諧

勸你早收猿馬意

免將骸骨與浮埃

員外看見。垂頭喪氣。院君解勸員外一番。吩咐衆人不可喧揚。但不知白氏何去。恐怕漢文到家。中來尋。未免有些着急。不覺過了數日。許家並未尋方。放心自此。員外收了邪心。不願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遊金山法海示妖 許仙藏身金山寺

再表白氏當時用法脫身轉回家來。日已昏暗，漢文看見驚道：「賢妻，你怎麼走來？」白氏並不提起，笑答道：「這事我到中途眩轉，因此捨輿步行回來，尚覺開拓心目。漢文道：『原來如此。』快些入房安息。」白氏緩步歸房，暗與小青笑說：「知小青不禁失笑，光陰迅速，倏忽臘景殘冬，又值新春時光。一日漢文因徐員外招飲春酒，要去赴席。白氏叮嚀早歸，漢文應諾，遂即出門。來到徐家，員外邀入酒席，已備二人坐下。細酌閒談，盤桓些時，員外叫聲賢弟，此處有個金山寺，是個名勝所在。近來又修理得十分華麗，寺內有一位長老，法號法海禪師，法力高強，能曉得過去未來之事。今日適值我們清閑，兼是陽春時候，我和你同去遊玩一番，如何？」漢文喜道：「極好。」一來看風景，二來訪僧設禪。我們即刻同行，便了員外見漢文愿意去，立命撤席。二人整整衣袋，攜手出門。一路上看那春光明媚，萬紫千紅。二人說說談談，早已到了金山寺。二人進了山門，舉目一看，果然無雙寶刹第一名山，怎見得有讚：

殿閣深幽樓臺高聳，萬戶玲瓏。千門晶瑩法界端宏，映湖光之蕩漾。梵宮華麗，抱雲氣之虛明。列翠峯而作障，桑
臨萬派以縱橫。寶鉢花香，獻一天之瑞彩。菩提路迥，渡衆生於蕩瀛。魚鳥皈依於法座，磐鐘響徹於庭潮。聲誦經
聲字俱震，山宇峯烟錦綉，誇七澤之勝概。江氣蕩平，錦纜蘭舟，時凌波而就。禪名賢佳客，輒投地而同情。果爾無
雙仙境，信乎第一勝景。

二人觀之不盡玩之有餘，轉過迴廊，進入大雄寶殿，參拜三寶。如來佛祖，裏面法海禪師，在雲床坐禪。已知他二人來到，遂步出大殿，施禮道：「二位施主，請裏面飲茶。」二人慌忙還禮道謝，全進方丈，敘禮坐定。茶罷，法海開言道：「老僧今早算定，已知二位居士光臨敝寺。乞道姓名，員外道：『弟子姓徐，名乾本。』處人氏，這位兄弟姓許，名仙，浙江人氏。久聞上利清幽，老師道法清高，特來瞻仰，領教法海道：『久仰。』請問許居士尊夫人，可是姓白名珍娘？漢文吃驚道：「正是。賤內的名字，法師何以曉得？」法海笑道：「居士老僧能知過去未來之事。且居士尊前滿面妖氣，有甚不曉，此妖非同小可。他原是久在青城山清風洞修行的白蛇精，思凡下抗，在仇王府花園內棲身，更有子環小青，也是蛇怪。主婢二人迷惑居士，數載恩情，亦係前緣。偷盜庫銀寶器，致你兩番受罪。居士可記得端午日被你強灌雄黃酒，露出原形，驚襲你身後，來被他用法瞞過，依舊同他爲夫婦。如今居士切勿回去，姓名可保，若不聽老僧語，決喪殘生。漢文聽罷，毛

骨悚然。暗想法師的話句句金玉。言言真切。我若不躲避。定遭二妖亡命。遂五體投地。叫聲法師。弟子被妖所迷。不能脫身。望法師憐憫。垂救微命。法海扶起道居士。請坐。老僧出家之人。慈悲爲本。居士既然醒悟。要老僧救你。這也不難。今居士可暫居敝寺。料二妖決不敢到金山尋你。等待二妖去後。方可下山。漢文道弟子被妖糾纏。感拜法師爲師。在寺削髮出家。法海笑道。居士你應緣未斷。後會有期。不用披剃。暫居寺中就是了。漢文領命。這員外在旁聽見法師道。般若誦細憶前番的事。暗暗驚駭。又見漢文如此光景。更加叱異。忙別了法師。並許漢文獨自下山去了。漢文住在寺中。不在話下。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淹金山僧妖鬪法 斷橋會二怪殺情

且說白氏當日自漢文出門之後。心神不寧。直至日暮。不見回來。眼跳耳熱。十分着急。叫聲小青。相公今早出門去。除家。因何至今未回。我心甚念。小青道。娘娘既然懸念。待小婢去看便知。遂急駕起妖雲。在半空中四下尋找。徐家寂寂。並無形影。回頭向金山寺一看。却在寺中。隨轉雲回頭來。叫聲娘娘。原來相公是去遊玩金山寺。因此未回家來。白氏聽罷。不覺滿面愁容。雙眼流淚。小青慌忙問故。白氏嘆道。小青你怎知道。這金山寺有個老和尚名喚法海。禪師法力高強。十分了得。相公今日到寺中遊玩。他必然與相公道破。你我的根基。相公一定被他留住。夫妻恩情。從此斷絕了。說罷。悲泣起來。小青勸道。娘娘何須悲痛。前年茅山野道。妄誇利害。尚被娘娘所吊打。今日何怕金山禿驢白氏道。小青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這法海佛法高妙。非比茅山野道。妄誇利害。尚被娘娘所吊打。今日何怕金山禿驢白氏。將相公放出。否小青道。娘娘主意不差。二妖即刻駕雲來到金山寺。按落雲頭。行到山門。看見一個小沙彌。坐在寺前。白氏近前。叫聲師兄。煩你進去。稟上老師父。說我們是找許相公回去的。沙彌聽罷。即到方丈裏面。稟道。啓上師父。得知山門外面。來了兩個婦女。說是許相公的寶眷。要來找許相公回去的。法海笑道。無知孽畜。好不知死。敢到此間。遂即頭頂毘盧帽。身穿紫袈裟。左手執青龍禪杖。右手捧着金鉢盂。法海抖擻精神。移步出了山門。手指白氏罵道。孽畜。我是佛門慈悲。念你修行年久。不忍加害。你們迷惑漢文。這也罷了。今日大胆敢上吾金山。好好退去。饒你性命。不然可憐你千年道行。一旦化爲灰燼。悔時晚矣。白氏無奈。跪下叫聲佛爺。念小畜非是。迷惑漢文。與他數載夫婦。皆係前緣。萬望佛爺廣行方便。送漢文出來。感恩不淺。法海道。我豈不知你與他實係前緣。但你今已懷孕。不可再戀漢文。趁

早回去。以待孕期。若還在此。饒舌。休怪我不慈悲。白氏哀求數次。法海只是不依。小青在旁看見。按不住心頭火起。罵道。禿驢。你既是佛門弟子。為何要拆散人家夫妻。恩愛待我。我拿住這禿驢。碎尸萬段。方消此恨。說完。將身畔紅結帕解下。祭在空中。變作一條火龍。望法海面上。燒來。法海看見。呵呵大笑道。你這小可伎倆。亦要班門弄斧。遂將右手鉢盂舉起。將火龍收在鉢內。白氏也發了性。叫聲和尚看寶。白氏說罷。口內即噴出一粒寶珠。光華奪目。直望法海臉上打來。法海看見。覺得心驚。只得又把鉢盂祭在空中。只見霞光萬道。瑞氣千條。隔住寶珠。鉢盂隨向白氏頭上罩來。白氏看見。佛門寶貝。驚得魂飛魄散。急急收了寶珠。同小青駕起妖霧。逃走而去。法海見二妖逃走。遂即收了鉢盂。回身走入寺內。即到大殿上坐下。乃命小沙彌。擗鼓搥。鑪香。合寺僧衆。衆僧聞鑪鼓之聲。即時齊到大殿。拈法旨。法海開言道。你們衆人。聽吾吩咐。妖蛇今日。同我鬥法。看見佛寶。飛身退走。其心不甘。今夜必然復來。水淹金山。漏死無數。生靈。總是天教使然。我今付你衆人。靈符各一道。今夜拿在手中。我將紫衣袈裟。罩住寺門。不怕妖蛇冰厄。今夜我鎮住山門。看妖蛇怎生作怪。你衆人亦須小心在意。大家領命拿了靈符。各去準備。不願再表。白氏同小青逃回家中。兩眼流淚。小青叫聲。娘娘。可恨法海禿驢。堅然不肯放相公出來。寶貝又被他收去。小婢今夜同娘娘。再去金山。拿道禿驢。拔回相公如何。白氏嘆道。小青他法力高強。更兼鉢盂利害。是你親眼看見的。幸得我們走快。不致鉢下亡身。今夜再去。惟有拜懇哀求。看他肯回心否。看看紅輪西墜。玉鏡東升。二妖依舊駕雲。來到金山。看見法海坐在寺前。寺門緊閉。天羅地網。佈列山門。白氏同小青跪下。哀求道。佛爺。望你大發慈悲。放出許郎。小畜們永載大德。法海喝道。孽畜。許郎已削髮出家。爲僧。你們休再想他。早早回穴。免喪殘生。白氏見他口氣更硬。料他必不放出。同小青立起身來。罵道。殘忍禿驢。離我夫婦。與你勢不兩立。遂噴出寶珠。向面上打來。法海忙祭起鉢盂。收了寶珠。隨手祭起禪杖。來打白氏。幸喜空中來了救星。你道救星是誰。原來是上界奎星。因白氏腹中懷着狀元。非同小可。因此被惡星將筆尖。架住禪杖。救了白氏。白氏得命。同小青駕雲走了。法海看見。已知就裏。收了禪杖。將紫衣袈裟。罩住寺門。踏罡步斗。護住金山。不道這白氏同小青逃歸。咬牙切齒。恨這禿驢。真個可惡。留我情郎。收我寶貝。也罷。一不作。二不休。待我下個毒手。水淹金山。漏死這滿寺的禿驢。以消此恨。小青聽見。滿口讚從。白氏遂向小青駕雲。飛在空中。即念動真言。驅四海龍王。不一刻。四海龍王。齊到。口稱娘娘。有何法旨。白氏道。今你取水。淹到金山寺。頃王領命。即刻率領魚兵蝦將。與雲佈雨。變忽滿地。滔天浪。捲上金山。法海看見。亦同念動真言。將紫衣袈裟。將靈符。向水丟下。只見水勢倒退。銀

浪滾下山去。衆龍王即時收束不住。水勢滔天。倒下山去。可憐鎮江城內不分富貴貧賤。家家受難。戶戶遭殃。溺死許多人。白氏看見大驚。即忙對小青說道。你看海水不能淹上金山。反而溺死鎮江無數生靈。我今犯了個彌天大罪。不如同你逃回清風洞。暫且棲身。再作道理。小青急忙說道。今日事已到此。娘娘的主意極是。小婢遵命。便了白氏。就親自辭謝了四海龍王。四海龍王率領一衆水族。各回四海去了。白氏連忙問了小青。駕起雲頭。竟歸清風洞。再表金山寺衆僧。亂了一夜。到得天明。法海退了法收。起袈裟。回寺進入方丈。衆僧問安已畢。法海對漢文道。居士。你妻將水淹鎮江。溺死無數生靈。犯了彌天大罪。如今逃歸清風洞。躲避此地。亦非你久居之所。且你罪限已滿。可以回鄉。我有個師弟。在杭州靈隱寺做個主持。我今修書一封。付你帶去。你可在他寺中棲身。享清閑之福。免受紅塵災厄。說罷。修書一封。付與漢文。漢文拜謝法海救命之恩。接過書信。別了法海。取路下山。遙望鎮江。盡是茫茫白土。料想徐家必遭受此禍。離心下好生悽慘。路上飢餐渴飲。暮宿朝行。不遇再說白氏在洞。思想漢文。終日悲哀。小青近前勸道。娘娘不必憂愁。待小婢前去金山打聽相公消息。再行計較。如何。白氏點頭。依允。小青遂即駕雲來到金山。搖身一變。變作飛蛾。飛入寺內。盡知漢文的情由。忙即飛身回轉清風洞。將法海令漢文回杭州的情由。細細說與白氏知道。白氏聽說大喜。連忙同小青出洞。駕雲望杭州而來。二妖在雲端看見漢文行到杭州地名斷橋。遂即按落雲頭。一路迎來。叫聲官人。何往。漢文舉目一看。驚得魂不附體。白氏滿面叫聲官人。你聽僧邪言。疑妾爲妖。妾同官人結髮以來。數年經營。資助家計。縱然妾果是妖。並未害你身體。分毫官人。請自三思。漢文道。我今已出家了。你不須再來纏我。白氏冷笑道。官人。你真痴了。你要出家。許家宗脈。交誰傳續。奉祀且腹中孩兒。是你的骨血。官人縱不念夫妻之情。亦須念父子之愛。說罷。悲啼起來。漢文被他抓着。恨頭半响。無言。又想起數年恩愛。心中有些不忍。起來。小青上前叫道。相公。不須過疑。小姐因重名節。不肯失身他人。因你遊玩金山。幾日不見回家。主婢二人放心不下。親往金山尋訪。相公。不料水淹鎮江。滿城遭難。幸得我們同在金山。不致葬身魚腹。但家園沉沒。我們進退兩難。因前年相公在蘇州受罪。時小姐有私寄數百金在杭州李姑爺處。如今恩量無策。要回杭州。且喜天幸。此處遇着相公。萬望相公轉回心意。不可辜負小姐一片苦心。漢文聽罷。不覺酸心。叫聲賢妻。愚夫一時愚昧。誤聽禿腦之言。錯疑賢妻。望賢妻恕罪。白氏牽住漢文的手。叫聲官人。若肯回心。不致妾身有白頭之嘆。就是官人的仁慈了。同何罪之有。漢文大喜。叫聲賢妻。我們如今到何處安身。白氏道。官人。我們現有銀兩。寄在李家姑丈處。如今同去他家。將銀兩圖個生計。將來再作商量。如何。漢

文道賢妻主意不差，於是三人同歸錢塘，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怒狼狼茅道下山 喜孜孜文星降世

且說許漢文被白氏小青二妖，一敵一擊，依舊相認，同歸錢塘搭船來到李家，正值公甫立在門首，漢文走到面，前公甫滿心歡喜，連忙進內，叫聲賢妻，你兄弟來了，許氏較容聽說，滿心歡喜，三脚二步走進廳來，看見漢文同二個美貌婦女在廳前，漢文上前拜見，姊姊許氏道：恭喜兄弟，今日回家，這二個婦人是誰？漢文道：一個是弟婦白氏，珍娘，一個是使女小青，許氏道：原來是珍娘白氏，小青亦上前見禮坐下，叙一番離別之情，許氏道：兄弟，自你問罪出門去後，我曉夜難安，幸喜去冬接你消息，寄下銀兩，方知兄弟在蘇得，竟後來又聞因事再配，鎮江使喜變為愁，今日且喜夫妻雙雙回來，莫大之幸。漢文正要回答，白氏恐他言語不對，忙向前應道：姐姐，只因前年蘇州當值，祖師聖誕例，應供設寶玩，是奴將先父遺下的寶器，取與官人陳設，為官人生辰，復陳廳中，不知何處，強徒見寶動心，冒認見官，屈打成招，問罪鎮江，奴只得收拾銀兩，托寄尊府，追隨鎮江，服侍官人，因元旦遊玩金山，被妖僧法海所愚，要削髮出家，奴家聞知，同了環前去金山，尋回官人，誰知鎮江水淹滿城，浸沒幸蒙天庇，奴在金山免遭於難，同官人回來，暫借姑娘尊府，權且棲身，候後有圖，再為報答。萬望姑娘念親戚之誼，俯允暫住，許氏見說，連忙答道：兄弟，珍娘如此賢德，世間難尋，勸你休作無情之人，只是愚姊家房屋狹小，深恐賢妹嫌其窄狹，若不棄姑且暫住如何？公甫聽見說道：此事不妨，隔壁有兩間房屋，甚是寬大，現在要賣，賢弟要買，待我向他商議定價，以便購買成交。漢文聽罷大喜，不題。且說許氏即去廚房，沽酒接風，漢文與白氏分為兩席，公甫同漢文在廳上，許氏同白氏、小青坐在房中，席間言談，方知王員外已經身故，漢文想起前情，不勝感嘆，及至席罷，公甫收拾外房，暫與漢文等居住，一宿天明，公甫取出原寄的銀兩，遞與漢文，漢文道：姊夫何須取出，可將此銀為弟買置房屋家器，若有餘剩，可作生計。公甫道：既然如此，我且收下，至一應事情，我去料理，就是。漢文道：命仗姊夫扶持，公甫笑道：你我至親，說那裏話，遂將銀子收入，即去尋問房主，讓論房價，一說便成，遂即立契，交銀兩明白，公甫又去買置什物家器，辦得件件周全，揀個黃道吉日，漢文搬移過去，公甫將用剩的銀兩，交付漢文，漢文十分稱謝，與白氏商量，依舊開張藥舖，兩家戶門相通，時常往來，白氏因水淹鎮江，隕害生靈，每到深夜，在花園排設香案，焚香禱祝，冀消罪孽。按下白氏慢表，再說陸一真人，昔被白氏所辱，忍恨歸山。

修真學道在山收一蜈蚣精爲徒。一日在洞中修煉，想起蜈蚣法術已經精通，不免代他下山前去報仇。便了這喚聲徒弟何在？蜈蚣聽見師父呼喚，上前應道：師父弟子在此，有何吩咐？真人道：賢徒，吾喚你出來，非爲別事。因我前在蘇州呂祖廟，被青城山白蛇精所辱，此仇至今未報。如今白蛇現在杭州，我今要代你下山前去杭州剪滅此妖，以雪前年之恨。你意若何？蜈蚣踴躍道：弟子願同師父下山除妖報仇。真人見說大喜，即刻同蜈蚣出洞。二人駕雲望杭州而來，不消片刻光景，已到杭州。二人按下雲頭，就在城隍廟內安身。真人道：賢徒，你去收除蛇怪，須要小心，見機而行。不可被他逃脫。蜈蚣領命，駕雲來到白氏花園內，伏身等候。不題。且說白氏看到更深夜靜，又到花園焚香祝禱。正要低頭下拜，這蜈蚣看得真切，飛身出來。白氏忽聞一陣腥氣，擡頭一看，驚得魂魄悠悠，跌倒在地。蜈蚣張開嘴，正要啄去，不防半空中來了白鶯童子，因知白氏有難，奉菩薩佛旨飛身而來。看見蜈蚣正要下毒口，忙飛落雲端，望蜈蚣頭上一啄，已啄去半截身子。其餘半截橫倒在地。仙童救了白氏，自回南海覆旨去了。此時小青在外聽見園中叫聲，慌忙進來，看見白氏問道：娘娘因何如此？白氏定了心神，方纔應道：小青，我適聞來園，正欲焚香下拜，不知何處來了一條大蜈蚣，舞牙張嘴，望我啄來。我驚倒在地，你怎會知道進來救我？小青道：我聽見娘娘驚叫聲音，因此進來。蜈蚣想已去了，遂扶了白氏歸房，再表陸一真人在廟不見，蜈蚣回來等候。心焦，遂即駕雲前去探視。忽見蜈蚣啄死在地，十分驚駭。這小青扶了白氏入房，翻身覆入花園，收拾香案，看見花下草邊一條半截大蜈蚣，正在驚疑。擡頭看見陸一真人立在雲端，小青心下明白，縱上雲頭，罵道：惡潑道，前年我娘娘仁慈，不忍加害，饒你狗命，不思報恩。今日反同此蜈蚣要來害我娘娘，天幸蜈蚣自斃，不然幾乎遭你毒手。真人罵道：孽畜，害我徒弟，仇上加仇。小青聽罵大怒，真人將手中塵拂劈面揮來。二人鬥一回，小青解下青綾帕，祭上空，化作了一條網，仙繩困住真人，遂命黃巾力士將真人丟在東洋大海去了。小青收了青帕，按落雲頭，走入房來，叫聲娘娘，原來是當年呂祖廟的陸一野道人。同此蜈蚣前來報仇。如今被小婢用青綾帕丟在東海去了，但不知何人來除此蜈蚣，救了娘娘。白氏拊指一算，叫聲小青，原來是南海佛祖差白鶯童子前來相救。白氏小青跪下，望空拜謝佛祖救命之恩。白氏因受了這番驚恐，抱病在床。漢文着忙日夜調治，許氏聞知，亦過來探視。進房坐定，許氏道：珍珠玉體，欠安，妾身特來探視。白氏道：賤軀偶恙，有勞姑娘玉趾，何以敢當？小青捧茶入房，茶罷，許氏道：珍珠玉體，今已足月，須當加意調養。但願誕生孩兒，接續許家宗脈。白氏道：多謝姑娘金言。奴家聞知姑娘懷孕，與奴同時，奴有言奉稟，未知姑娘肯垂允否？許氏笑道：你至親有何見教，妾無

不依白氏笑道：「奴同姑娘孕期均在此月，若兩家生男，結爲兄弟；若生女，結爲姊妹。若一男一女，結爲婚姻。未知姑娘意下如何？」許氏喜道：「此乃美事，妾身樂從。」一言爲定，永無更改。白氏正要回言，却好漢文走入房來。白氏遂將這段情由對漢文說明。漢文大喜道：「既成姊妹，美情弟有微物作證。」說罷，將手中玉圈脫下，付與許氏。許氏也拔頭上金簪一枝，遞與漢文。兩邊均各收入。漢文留住姊妹，治酒相待。席罷，許氏辭別過去。將兩家訂親的事，與公甫說明。始末公甫聽罷，遂亦歡喜不盡。再說白氏因病體未全愈，又同許氏談說多時，動了胎氣。將到夜間，腹疼起來。漢文同小青二人在房伺候。到三更子時，紅光滿室，文曲星降世。小青抱起，看是男孩。漢文十分歡喜，扶了白氏上床。一夜忙到天明，公甫聞知，忙知會家人，過來作賀。到了三朝家中，開設喜筵。漢文請了姊夫並姊妹過來，同飲喜酒。孩子取名夢蛟，字應元。座中歡飲杯綵，浪藉公甫笑對漢文道：「珍娘既舉玉麟，未知令姊若何？」漢文笑道：「姊夫從人願，決然生女，無疑合座大笑。」日暮席散，當夜許氏過去，夜深腹痛，到得天明，分曉果然生女。公甫許氏却也歡喜，以爲應願。漢文白氏聞知，更加歡悅。漢文遂即辦花紅綾疋，三朝送過姊夫家中。去公甫收下，遂請漢文過去，同飲喜酒。女兒取名尊蓮。席中漢文對公甫道：「姊夫弟說，姊姊決然生女，今果天僑人愿。公甫大笑，席罷散歸。自此以後，兩家連婚更加親熱。娶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法海師奉佛收妖 觀世音化道治病

話說法海禪師當日打發漢文回去，後來知他在中途又被二妖花言巧語迷惑，依舊相認。同來錢塘，不勝嗟嘆。一日禪師在雲房坐禪，空中見一位尊者，手持黃帖，進入雲房，叫聲法海。吾乃西方尊者，奉我佛金旨而來。現今文曲星官出世，將經彌月，令你錢塘一行，將鉢盂收了白蛇，壓在雷峯塔下。應他當日發誓之願，等待二十年後。文曲星成名，得勒封返家來祭塔，然後放他。方成正果，說罷，冉冉而去。禪師望空稽首，領了佛旨，便即吩咐大眾道：「我下山雲遊，不久便回。爾須謹守清規，不可荒蕩。大眾領命。禪師遂即代了鉢盂，禪杖下山，繞起雲頭，來到錢塘，寄蹟在靈隱寺。不題。光陰迅速，屈指夢蛟已屆滿月。家中不免整治喜筵，以待親眷。此夜白氏正在抱夢蛟在懷，不覺心血來潮，遂即屈指一算，驚得魂不附體，忙叫道：「小青，我明日有大難臨身，如何是好？」小青道：「娘娘素明避駕之術，何不用法祝禱，看能消除否？」白氏嘆道：「但恐天數難逃，禱亦無益。」小青苦求再三，白氏道：「你且可去花園內，排設香案，待我前去祭禱便了。」

小青領命，即去料理停當。白氏沐浴更衣，來到花園，披髮仗劍，踏罡步斗，默念真言，焚香禮祝，祭禱已畢，焚化金帛。同小青歸來房中，到了明朝，親朋前來，逐賀漢文出迎，忙個不住。廳堂上正在喧雜之際，只見門外來了一位頭陀，漢文忽定睛一看，却是金山法海禪師，忙出迎入廳上，坐定。禪師開言道：居士可記得老僧寺中相勸的言語否？你又被他所迷，如今他大數已到，老僧今日特來為你除妖。漢文道：老師縱使他果是妖怪，他並未毒害弟子，想他十分賢德，弟子以是不忍棄他。望老師見諒。禪師道：既然居士執迷，老僧今不管你們是非，但我一路行來，甚是口渴，居士有清茶，可取一杯來。漢文乃應道：有的。要起身入內，禪師道：居士你們的茶杯，恐怕不淨，老僧有一鉢盂在此，居士可持去取罷。遂將鉢盂遞與漢文。漢文那里道：其中玄妙，只是禪師清淨，接了鉢盂，翻身持入。白氏正對窗梳洗，看見漢文手內拿一個金晃晃的物件進來，方欲起身，不料這鉢盂在漢文手中飛將起來，萬道霞光，罩住白氏頭頂。白氏被此寶罩住，魂魄飛散，雙腳跪下，哀求佛爺饒命。漢文看見大驚，向前抱住，要把鉢盂拔起，誰知好似生根一般，莫想動得分毫。白氏珠淚紛紛，忙叫聲：官人，妾身罪犯天庭，如今大難隨身，要與你分離了。兒子夢蛟，可托姑娘撫養，照顧官人須當保重身體，不可為妾傷懷。漢文聽罷，肝腸斷裂，不住悲哭。小青聞之，跑入房來，跪在白氏跟前，哭道：小婢苦勸姑娘，祝禱只望消除災厄，怎知運數難逃，依然受此大禍，說罷，痛哭起來。白氏忙說道：小婿我已知今日此難難逃，只是得你數年，限隔名雖主婢，情同姊妹，今日與你分別，實在難捨。兒子姑娘，自能照顧，你今可收拾歸清風洞去，勿戀紅塵，免受災禍。小青痛哭一番，叩頭起來，別了漢文。駕雲回轉清風洞，修真苦鍊。後來也成正果。這話不表。這邊公甫與許氏慌張起來，看見白氏如此光景，十分駭異。白氏哭道：姑丈姑娘，並官人在此。蘇妾一言，妾身原是四川清風洞白蛇，是在洞修行年久，只因遊玩，醉臥山中，夢中露出本相，被一乞丐所捉，攜在市中，要賣。却值官人看見，用錢買得，放在山中，妾藏在心。今世只因官人命該之禍，因此下山，與官人締結朱陳，為他傳嗣，接續宗支，以報他救命之恩。因見官人家貧，盜銀相贈，致他受罪。姑蘇妾同小青跟到故蘇，央媒結親，妾煉藥製丹，贊助官人，後因慶賞端陽，被官人強灌雄黃酒，現出原形，驚壞官人，妾即萬死一生，前去南極仙山，求得回生仙草，救了官人回魂。因怕官人識破根基，用法誦過，妾早晚辛苦，助成家計。後因祖師聖誕，衆醫不良，勒迫官人陳設寶器，那時妾恐官人憂愁，同小青作法盜取梁王府寶器，解了官人憂愁。後因官人生辰，排列廳中，被梁王府家人所見，拿官治罪。幸蒙蘇州府陳爺仁慈，發落再配鎮江。妾與小青商量，收拾銀兩，寄與姑丈府上，又到鎮江，尋覓官人，皆因受恩前世，被官人三休四棄，一氣慳悔，後

因官人遊玩金山寺，被佛爺留住寺中，妾難捨夫妻之情，同小青到寺找尋。水淹金山，誤害鎮江生靈，犯了大罪，妻原欲候蚊兒滿月之後，回洞苦修，以贖前罪。怎知大罪難逃，兒子夢蛟萬望姑娘念親眷之情，半子之誼，代妾撫養，候其長成，官人宗支有賴，萬勿以非類見疑。公甫夫妻聽聞白氏這般言語，不勝驚異，業已道破便坦然。許氏亦凄然道：「娘妾身夫妻肉眼，不識仙容，孩兒妾當加倍照顧，不須掛懷。但願佛爺慈悲，憐念鉢下超生漢文道賢妻，我和你同到鉢上，哀懇佛爺慈悲。」白氏道：「大數已定，哀求亦無益。」兩邊正在難捨難分，此時外面親友知道這個消息，均各散去。惟有法海禪師獨坐廳上，許久見漢文出來，將手中禪杖在地一敲，房中鉢盂遂即蓋下。登時見了白氏形影，漢文頓足悲啼。公甫許氏亦黯然流淚。漢文將鉢盂雙手捧起，定睛望內一看，只見一條小白蛇裝在裏面。漢文伸手向內去撈，撈來撈去，只是撈不着。無奈將鉢盂捧出廳來，到禪師面前，雙膝跪下，叫聲老師，可憐弟子一家丟離，望老師垂憐。禪師雙手扶起，笑道：「居士這是他的大數已定，老僧不過奉佛旨而行。居士既然如此慘切，到了西湖雷峯塔下，禪師將鉢盂舉起，默念真言，喝聲白氏出來，只見鉢內一道白光沖出，現出白氏原形。漢文一把扯住，放聲大哭。兩個在悲慘之際，只見禪師喝聲道：「白氏好下去了。」白氏慌忙跪下，叫聲佛爺，小畜此番下去，未知日後尚能出來否。禪師道：「從今若能養性修心，等待你子成名之日，得了誥封，回來祭塔，那時吾自來度你昇天。若不修心改過，即湖乾塔壞，亦不能出。」白氏許氏叩道：「謹遵佛旨。」禪師將杖向塔一敲，塔登時移開，下面波水茫茫，喝聲白氏快些下去。白氏頭身望塔下一跳，大師遂將杖再敲一下，塔立時仍在原地。禪師完了公案，即縱上雲端，竟回金山去了。這漢文哭得死去活來，無奈漫漫回家中，看見夢蛟從新又痛哭起來。公甫許氏再三勸解，漢文住了哭，叫聲姊夫姊弟，弟今已看破世情，如今要往金山寺去，削髮為僧了。蛟兒全仗姊姊姊夫撫養，將來苟得長成，祖宗有賴，所有家產器物等項，盡行交付姊夫姊姊，遂帶隨身衣服些須盤費，飄然出門，望鎮江金山寺出家去了。公甫同許氏十分淒涼，痛哭一場，收拾一應家私，抱了夢蛟回家，盡心撫養，勝似親生。光陰如箭，日月如梭，夢蛟不覺年已成童，生得豐神瀟灑，氣度端莊。公甫許氏遂送他入學讀書，十分聰明，過目成誦。問答如流，入學三年，流博經史，先生看他穎悟異常，甚為愛惜。一眾同學因先生愛他，個個心懷妬恨，時常尋事與夢蛟口角。夢蛟總付之不理。一日先生不在，同學背地說說笑笑，一個道他不是姓許，是姓白，一個道他的娘親乃是妖精，聽說被和尚拿去打死呢。又一個道他是個蛇子，比不得你我。從今我們不要理他。夢蛟一一聽在耳中，不覺心中忿怒，踉轉回家，到了門首，叫聲母親，開門。許氏聽見夢蛟的聲響，移步出

來開了門說：「輝兒呀！你在書房讀書，爲何這早回來？」夢蛟隨了許氏入內，雙眼流淚，雙膝跪下，說：「母親，孩兒有一言，冒犯乞恕。孩兒不孝之罪，許氏覺道見呀！你爲何如此？夢蛟哭道：「娘呀！今日先生不在，衆同學背地說兒不是，娘親骨血是什麼妖精生的？萬望娘親與兒說明。許氏見問，不覺眼淚紛紛說：「輝兒呀！你要問你父母根原爲娘若不說，你怎能知道說起好生凄慘，就將法海始末情由並漢文白氏前後之事一一說明。夢蛟聽罷，大喊一聲昏倒在地。許氏看見慌忙抱在懷中含淚解脫。夢蛟悠悠醒來，哭道：「孩兒蒙母撫養，父親訓誨，今得成人，此恩此德，粉身難報。只是爹娘遭此苦難，兒心腸斷裂，怎生能見得爹娘一面兒就死也甘心。許氏道：「你不必悲，當年聽見和尚有言，後來若得見金榜題名，誥封回來，還有見你母之日。兒須奮志讀書，將來或得與你母相會，亦未可知。夢蛟聽罷，且悲且喜，半信半疑。自此日夜思想父母，書亦懶讀，漸漸形容枯瘦，不覺病倒在床，十分沉重。日夜喊爹喊娘，就如瘋癲一般。公甫同許氏驚慌無措，延醫求神，毫無見效。公甫背地埋怨許氏道：「你們女流之人，真無見識，不該對他說明根由，致使他悲苦成病。萬一有三長兩短，豈不辜負了弟婦重託？而且我們十載辛勤，亦付之流水了，豈不可惜？」許氏無言可答，只是嘆息。夢蛟日夜狂叫亂叫，二人思想無法，只好日夜守住房中，不表夢蛟病症。且說南海慈悲佛祖，一日在紫竹林中遊玩，偶然有颯善薩口稱善哉，現今文曲星官有難，醫藥難治，吾不免前去救他便了。善薩即時出了紫竹林，駕起祥雲，來到西湖，化作善緣道人，手持木魚，一路來到公甫門首，口稱化齋。公甫正坐在廳上，心煩聽得門外化齋聲音，步出門來，見一道人身穿道服，手持木魚，足踏草履，神氣凜然。公甫忙出迎入廳內，敘禮坐下，問道：「師父何處名山何處洞府？乞道其詳。」善薩道：「貧僧自幼出家，在天竺國得遇異人傳授仙方，煉製丹藥，雲遊天下，普救衆生，偶到貴地，今遣貴府募一善緣。公甫見說大喜，叫聲師父，弟子有個孩兒得了失心的病，日夜呼叫，醫治無效。師父既有仙方，未知肯相垂救否？」善薩笑道：「貧道專一救人濟世，既然施主的令郎有病，貧道理當效力。公甫大喜，遂即起身請善薩入房，看了病症，善薩道：「不妨，令郎此症乃是七情所傷，致成昏亂之症，貧道有藥丸一粒，施主可用水調化，付與令郎吞服，管教立見功效。善薩說罷，遂即解開行囊，取出丹藥一粒，遞與公甫。公甫雙手接過，滿口稱贊，將藥交與許氏，遂同善薩出來，到廳上坐下，持齋款待。席罷，善薩作辭出門，竟向南海去了。這許氏將藥調好，泡起夢蛟，將藥灌下，腹去不一刻，只見夢蛟口內吐出許多痰涎，隨即神氣清爽，病勢盡消。公甫許氏歡喜不盡，叫孩兒呀！你病得天昏地亂，醫藥無靈，今日天幸得遇高人前來相救，不然我們兩個老人家險些被你驚壞了兒呀！你今後切須寬懷，不可如前悲切。夢蛟點

頭領命，看看日漸壯健，公甫遂請一位博學先生，在家課讀。夢蛟因聽得許氏有言將來若得成名，會面有期，遂把思念父母的念頭拋開，一味勤讀，寒暑無間，不上三四年光景，早已讀得胸羅七斗，學富五車。是年正值宗師行文試考，夢蛟應童子試，就入了泮報到家中，公甫聞許氏欣喜無限，不免管花拜客，忙過幾時，方得安靜。轉眼秋闈已近，夢蛟打點上省鄉試三場，已畢發榜，後夢蛟高高中了第一名解元，自己亦十分得意。鹿鳴宴罷，禮拜主考房師，莫不羨他年宵俊秀，公事一完起身回家。此時親朋齊來慶賀，家中熱鬧，自不必說。到家拜見了姑父姑母，公甫許氏滿心歡喜，許氏叫聲姪兒，且喜你今日體操巍名，不負我們十數年辛勤，但原你再攀仙桂，那時得了誥封，回來祭母，不負劬勞之恩。但你爹娘當年與我指腹為婚，原物尚在，將來你與表妹結為婚姻，因你母去後，你在我家，以兄妹稱呼。今你表妹亦長成，待字閨中，未知姪兒你心下如何？夢蛟道：孩兒蒙姑父姑母撫養深恩，碎身難報。今得僥倖成名，皆姑父姑母訓誨成全所致，倘邀天庇，再博微名，務必力懇天恩，求取誥封，以報劬勞。表妹親事，蒙姑父姑母不棄，父母作主，孩兒敢不從命。待春闈後，擇吉成婚，便了。公甫點頭道：姪兒所言有理，碧蓮裏面，聞知心中暗喜。夢蛟在家打發諸事已畢，遂料理進京會試。公甫設筵饒行許氏，不免叮嚀路上小心，早起夜宿，幾句話。夢兒領命，公甫擇一個老成人兒，跟隨夢蛟進京，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標皇榜名震金街 結花燭一家完聚

且說許夢蛟別了姑父姑母，出門上京會試。路上朝行暮宿，穿州過縣，到了京城，尋寓安歇，揣摩以待。到了場期，隨衆入闈三場已畢，真個篇篇錦繡，字字珠璣，發榜之期，夢蛟高中了會元，報到寓所，夢蛟大喜，慌忙打發了報人，早有許多執事員役前來伺候。夢蛟隨即換了冠帶，史役簇擁出門，赴過瓊林宴，拜座師，會同年，忙個不住。到了殿試之期，天子臨朝，官員侍立，三百進士齊齊伏於丹墀之下，傳宣高唱第一名許夢蛟狀元，及第以次，榜眼探花，各賜御酒三杯，簪花掛紅，御賜遊街三日，十分榮耀。滿城人等看見狀元年青秀美，無不嘖嘖稱羨。三日遊滿，狀元三人進朝，謝恩退出午門。夢蛟赴翰林院修選之任，到任後，遂將父母始末，并自己托養李家詳細情由，寫成一本，五更入朝，景陽鐘响，天子登殿，百官山呼已畢，夢蛟俯伏金階，口稱新科狀元許夢蛟，有事奏聞。天子問道：卿家有何事奏來？夢蛟將疏早上龍案，天子從頭至尾，細細一看，只見疏上寫道：

新科狀元翰林院修撰臣許夢蛟奏爲敬陳臣父母遭難始末緣由仰祈聖恩俯允籲請封事臣聞君親一體
臣子原二致家國並重忠孝同此寸心臣父許仙幼失姑崎倚姊家而成立臣母白氏修道青山託岩洞以棲身
雲遊中界聊作求風之情爰遇西湖遂成無媒之合結姻五載負寃兩地臣生彌月母遭塔下之殃因悼淪亡父
作方外之客臣姑許氏憫孤弱躬親撫旣延師而課讀復許女爲婚臣蒙聖恩待罪翰林父母未蒙誥封子職旣
虧臣道有缺合當仰懇天恩乞賜勅命榮耀先人俯准告假回鄉祭親稍盡子職無忝臣道謹奏

天子看罷龍顏大喜道原來卿家父母有此一段委曲朕心喜悅今封卿父爲中極大學士卿母爲節義天仙夫
人卿姑父李公甫教誨有功封爲忠義郎許氏撫養有功封爲淑賢婦人均賜誥勅准卿給假一年回鄉祭祖完婚後
回朝供職欽此狀元謝恩出朝退出午門慌忙回院別了衆同年收拾起身車馬紛紛出了京城一路好不威風所過
州縣文武官員盡皆迎送路經鎮江狀元猛然想起前因遂令將車馬安頓驛中自己扮作秀才模樣只帶一個跟隨
一路望金山寺而來到寺中無心觀看名勝進入大殿焚香禮拜遂入後殿和尙出迎同到方丈內分賓敘坐小沙
彌獻茶茶罷狀元問道師父可是法海禪師變和尙道法海乃是家師現在雲遊未回狀元道師父法號叫甚俗家尊
姓爲甚出家乞道其詳和尙道貧僧賤號道宗俗家姓許名仙字漢文杭州錢塘人氏遂將從幼在李家後來即與白
氏相會結親及兩番受罪及水淹金山同歸錢塘生一兒子取名夢蛟合姊家指腹爲婚到了滿月法海來家將白氏
收在雷峯塔下前後情由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貧衲看破世情離了紅塵削髮金山拜法海爲師在此修行於今
十數年兒子寄托姊家未知長成與否狀元聽罷雙膝慌忙跪下眼淚紛紛叫聲爹爹不肖便是許夢蛟漢文愕然起
來仔細一看扶起笑道居士你認錯了夢蛟道不錯就將在學堂讀書被衆同學背地笑罵回家見過姑母說明根由
因思父母悲苦成病醫治全愈後來奮志讀書速科發達入京會試蒙恩取中狀元現蒙聖恩欽賜父母誥敕給假回
家一般情由詳細稟明因此路出鎮江特來金山訪尋父親回錢塘稍伸孝養漢文聽罷悲喜交集叫聲兒啊如此說
我果是你父親且喜上天垂憐吾兒金榜成名只是母遭塔壓身每念此我心不安說罷垂下淚來狀元亦淚流滿面
說聲父親不必傷悲兒求取勅封回來祭塔附母親望父親同兒下山漢文道父已出家本不肯再踏紅塵念你苦
戀如今且同你去祭你母回山便了狀元大喜此時寺內衆僧聽得夢蛟是新科狀元道宗是狀元父親一個個驚得
屁滾直流大家忘披上袈裟戴了僧帽齊到方丈跪下道小僧們不知狀元爺駕臨荒山有失迎接死罪死罪狀元一

一扶起道。衆師父何必須如此。家父在此得衆師父不棄。獲居寶山學生感佩不盡。漢文亦道。你們如此下禮。我心何安。衆僧大喜。無不稱贊。狀元爺大量。漢文對衆僧說明就裏。衆僧合掌作賀。狀元令長隨取了白銀二十兩。送與衆僧。爲香銀之禮。衆僧忙道。小僧們怎敢受狀元爺恩賜。狀元道。不妨請收。衆僧推辭不遇。只得收下。狀元遂請父親起身。同出金山寺。衆僧齊出山門送別。不題。且說公甫家中已經聞報。夢蛟中了狀元。家內鑼鼓喧天。音樂震地。親友滿門。車馬塞戶。府縣俱來作賀。公甫同許氏就如登天一般。喜得亂跳。碧蓮歡喜。更不必說。後來探知狀元給假回家。祭親完姻。家中預先整治府宅。打點各項伺候。不多時。狀元車馬已到。府縣出郭迎接。到得府門。迎入新宅。家中又有一番鬧熱。狀元拜見姑父姑母。公甫許氏見漢文亦同狀元回家。更加歡悅。狀元將金山迎回之事。一一說明。漢文同姊夫姊姊相見。彼此樂極不覺淚下。此時一家聚會。喜溢門庭。大開筵席。作賀。漢文已經持齋。另治素筵。飲至更深。方覺日清。晨起來。狀元全付執事。出了西湖。城祭塔。頃刻來到西湖。雷峯塔下。安排祭禮。狀元跪下。讀罷誥勅。放聲大哭。漢文亦放悲聲。公甫許氏也揮淚不止。大家正在傷悲之際。只見空中來了法海大師。叫聲好了。狀元今日還鄉祭塔。老僧今日亦來完却善緣。公甫漢文等慌忙迎接。就對狀元道。這位就是法海大師。狀元見說。跪下拜求。法海放出母親。大師慌忙扶起。道。狀元。泉家貴臣。老僧怎能消受得起。令堂夫人今日災難已消。老僧奉佛旨。特來放他出來。與狀元相見。狀元聽罷大喜。大師遂即默念真言。將杖望空一敲。塔燈時遙動。移在一旁。大師高聲叫道。白氏。快些出來。只見底下一道白光。沖出。白氏已在面前。大師將杖向塔再敲一下。塔即仍歸原處。狀元向前跪下。抱住白氏。哭道。娘。親受災。孩兒不能身代。直至今日。方識娘面。說罷。放聲大哭。白氏手撫狀元淚流滿面。叫聲兒呀。幸喜你今日金榜成名。求得詔勅。回來。救出你母。足見孝心。漢文叫聲賢妻。爲夫只道今生不能與賢妻相見。誰知今日再得相逢。說罷。悲慟走來。白氏不勝嗚咽。叫聲官人。妾身蹈罪。致官人遊跡空門。今日相見。恍似夢中。許氏公甫上前相見。也有一番言語。不必細表。法海禪師叫聲白氏。你今災退難消。不可久戀紅塵。老僧度你早歸仙界。罷隨手取出白帕一條。鋪在地上。叫聲白氏。可踏此帕之上。老僧度你成爲正果。白氏即時跪下。叩謝佛恩。起來。踏在帕上。禪師手指白帕。大喝一聲。只見白帕變作一朵白雲。將白氏昇入九霄雲裏。禪師取出青帕一條。仍前鋪好。叫聲道。宗賢徒。你可踏此青帕之上。老僧度你歸仙班。尚享逍遙之福。漢文跪下稽首起來。踏在青帕之上。禪師也喝一聲。青帕變作一片青雲。將漢文也昇上雲。

喻只見滿天瑞彩，香氣氤氳，一片祥光，冉冉望西而去。霎時不見，當下禪師度了二人飛昇，遂即縷上雲端，竟回靈山。固佛旨去了。此時公甫許氏等一齊跪下，望空禮拜。只有狀元哭倒，有李公甫近前扶起，勸道：「姪兒，你父母白日昇天，世間難得，此乃喜事，何須悲憤？」可同回去罷。狀元被勸不過，只得上轎。一同回家，狀元到家後，追思不已，令人裝靈父母的金身，供養堂中。朝夕禮拜，如同生時。狀元在家住了幾時，因欽限已迫，未完心事，正在沉思。適值錢塘縣來拜狀元大喜，接進內堂，坐定。狀元開言道：「治弟正有一事，伏託老父合知縣忙道：『殿元公有何事見委？學生自當傾命。』」狀元道：「治弟從幼蒙姑父姑母不棄，許以表妹，締結朱陳，仰蒙聖恩，賜歸完娶。正慮無人執柯，敢求老父合作伐，未知肯否？」知縣道：「原來殿元公有斯快舉，學生敢不効力。遂即過去見了公甫，道明來意。公甫欣然，選定八月十五日完婚。知縣過來回復。狀元大喜，留住知縣小酌，飲罷告辭去了。到了吉期，官員親友齊來慶賀。金花喜禮，充室盈庭。狀元烏紗帽，大紅袍，簪花披紅，身騎駿馬，鼓樂喧天，執事儀仗，一路迎來。知縣吉服也來相陪。道邊碧蓮金裝玉裹冠帶玉佩，打扮似天仙一般。公甫許氏亦穿了冠帶等候。少時，狀元到門，行禮已畢，迎歸府宅，交拜天地。次拜父母神位，同入香房，外面排開喜筵，款待縣令與衆親友。大家飲至更深，方各散去。這一夜鸞帷中一雙少年夫妻，說不盡千般恩愛，萬種風流。到了次日，親友又有一番作賀，不必細表。滿月後，狀元迎請岳母過來，同居新宅，享受榮華。過了些時，狀元因欽限已滿，打點進京，復令擇了黃道吉日，收拾起身。將岳父母一併搬入京都，路經蘇州，親到吳家致謝。員外的前情，到京面畢後，仍負翰林院修撰之任。後來直做到尚書府正詹事，遂即榮歸錢塘，優遊林下。許夫人生了二子，狀元即將次子承接岳父之後，接續宗支。後來公甫夫妻皆登高壽，無疾善終。狀元同夫人並皆享古稀，無病端坐而逝。後代簪纓綿綿不絕，人皆以爲孝義之報云。